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丁集目錄

卷三

柳以蕃

字仲人號子屏晚號復庵江蘇吳江人諸生著有食古齋詩文集一

任一清詩序

第田記

沈君菊堂家傳

陶君芝孫墓誌銘

先妣丁太孺人事略

陸氏妹墓誌銘

孫希朱

字仰晦江蘇無錫人拔貢孝子有仰晦先生集

宗祧說

王應孚

字信甫直隸故城人刑部員外郎著有篤靜堂文集

園練論上

園練論下

蔣彤

字丹桂江蘇陽湖人著有丹桂文集

刑論

十一

與王樵白論義倉書

十一

書王太岳涇渠志後

十三

謝應芝

字子階號宛村江蘇陽湖人著有金銜山外文集

臯陶論

十五

郡國方輿通釋序

十五

書郡國利病書後

十六

書方輿紀要後

十六

書明徐文定公兵機要略後

十七

讀內則

十七

讀曾子問

十七

辨握奇經

十八

周勝虎

字鶴甫江蘇陽湖人俱選主事有榮花館詩文集

銀貴不足書說

十九

上浙江巡撫黃壽臣書

十九

方德麟

字蔚圻浙江饒州府文成縣人官

京口義渡徵信錄序

二十一

上曾節相處置滁州降將書

二十一

金陵問答

二十二

吳昆田

字稼軒江蘇清河人舉人著有龍虎山舍文集

繼嗣義例問答

二十五

國朝文匯丁集卷三

任一清詩序

柳以蕃

詩之為境多矣。其上者清靈寥遠。夏絕世表。如餐霞飲露。今人不復作。人間想者。吾求之久而未有以遇。然或縱橫排疊。不事雕飾。抗然欲追韓杜而從之。遊所見亦鮮焉。吾邑任先生一清。志韓杜之言者也。所為詩多傷時吊古。及闡揚貞烈之作。長歌大句。意氣勃勃。雖未知於韓杜何如。而一切庸音曼響。盡滌殆盡矣。顧先生名不出鄉里。既不願與當世稱詩者通往來。而世亦罕知其詩。嘗獨行閭巷間。聽時政之得失。考國俗之盛衰。與夫遭亂後耳聞躬歷之事變。意有所激。輒會而鳴之於詩。而先生亦遂以詩老矣。今年春。其從子友濂將刊行先生遺詩。而屬以蕃以釐訂之役。既為刪存如干首。并論之如此。友濂深於詩者也。其以所言為何如。

驚田記

光緒二年七月。柳子驚浙江嘉善縣田百八十畝有奇。自是業他邑者無一壘之存。既而客有諗其故而難之曰。子孫之於祖父田產也。如守墳墓祭器。效死弗去。即去矣。必有說焉。以處此。先儒楊園張子之訓曰。夫人為祖宗之故。不得已而廢業可也。否則水火盜賊。出於不意。猶可也。若乃賦役凶災。婚姻疾病。已不宜廢矣。況無事乎。

今子當室十八年。冠亂之中。畢父母之喪。舉祖考以下葬。藉矣。繼是而婚嫁。死喪之事。又至七八舉。所費繁重矣。而皆隱約不敢廢先人之業。問者之驚異以為。柳子曰。是也。然有說也。人之欲恒產曰。以贍衣食耳。今余所業。嘉善之田。界胥塘陶莊二鎮間。陶莊地較樸。隸耕者守常業。無故猶樂輸其租。而胥塘風氣浮情。農事失職。又地尚陶陶之利倍耕。肥多棄田而歸。間募人墾種。歲輸米一二斗三五升而已。而是時官暴吏橫。催苛百端。荒田亦科歛如額。稍弗應。則移而勒償於熟田之佃。瓜分豆剖。及于業者無三之一焉。夫以取諸佃若彼。而應之官若此。尚何衣食之足。贍哉。衣食之不贍。而與以為守哉。雖然。恒產之不可廢久矣。自今以後。余將補良田于先人之鄉。寧沃毋硠。寧約毋多。量其歲入。以供賓客弦誦之資。夫亦楊園之訓也。客曰。善。既退。遂次其語為樂田記。

沈君菊裳家傳

君諱文鵠。字廷和。號菊裳。浙江秀水縣諸生。先世自歸安竹墩遷縣之北鄉項家厓。父太學生坤南。有子三。長文鴻。季文鵬。仲即君。太學君客德清時所生也。少俊異。族父鴻年。廣文。至愛之。因受業焉。業成。八應鄉試。卒不舉。太學君以服賈德清。豪於貲。後客武康。錫頭市。君就塾德清。時徒步往省。復客德清。自家往省亦如之。或構於

其兄。兄中其言。寢疎之。後兄在德清。疽發。膚氣彌室。子婦莫之近。君躬伺左右。洎扶以歸。兄顧而歎曰。吾今而知兄弟骨肉也。中年鄉居尚義。歲穀私賙。公輸金粟弗惜。咸豐庚申寇警。項家庫毗黎里鎮。黎里方設團卒為衛。君發困給賑。與為犄角。未幾賊躡黎里。四鄉不逞之徒。乘機譟起。君於是子身走上海。時湖州趙忠節公。方力扼孤城。君介人書。將往贊其軍。聞城陷。歎曰。我憾不之先也。中竄德清。居族弟養之家。相驚寇至。君掖幼子成章走亂山中。不數里。望見養之提其子。瘁且急。將仆。慨然曰。我已育子。遂棄置成章崖谷。徑負其子。迨返。成章猶在。乃繫歸。養之廣文子也。賊平還故里。貲殖一空。戚有以銀幣託者。亦被掠。顧急責償。至券屋以足之。君始遇豐。不問生計。至是艱窘頓蹙。四顧靡聘。乃客處授徒。索糴轉徙者十五年。風盲雨沈。幼子殘卷意嚮。淒如。始事著撰。悉畀兵火。素習壬遁術。訖無用。荒江敝屋。飢寒暄洽。或姆而侮。溫然不動聲氣。至與上下古今忠佞。眉稜輒暴。鋒穎發。火色斷。齟齬鏗鏘。知其耿然者。如茹堅金。終古不得而化之也。以光緒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有五。柳以蕃曰。余往從全椒薛慰農先生遊。一時及門類皆昂藏魁偉。不數年。取科第者踵相接也。而余獨伊鬱佻傚。垂翅荒郊。君於己未浙闈。為先生分校。所得士遇而不遇。齋志以老。嗚呼。阮窮之子。無獨有偶。乃亦出先生門耶。余向亦聞君矣。今交其子。

國朝文匯卷三

二

國學扶輪社印

成章。蓋諱君之為人云。

陶君芑孫墓誌銘

君諱然字葵青號芑孫陶姓咸豐辛酉科拔貢生先世自維揚徙居長洲縣之周莊曾祖國學生繼潛祖馳贈承德郎秉信皆儒士父馳贈儒林郎保宗以賈起家長厚力善生四子其次居三者即君君少而才篤於氣誼顧性儉倜不羈時時從賓客跌宕歌酒間後家不振深自挫刻咸豐之末君再以賈興豪氣鬱發所藏金隨事散去或勸之節曰吾不願墜死弗歸下也君於詞章無不好而獨以賦自鳴後從震澤陳先生啟青講授益進而求通於聲韻之學華華辨訂未成而書僅先後三梓其賦曰味閒堂課鈔者名在蘇松常潤四郡間君志行坦坦顧甚口於世多所辭然能受君言者又皆驩君而樂聞其言以蕃年弱冠識君於崑山試寓當時頗遇君之才氣其後十年君知有余余亦獲交深於君因以盡知君之為人蓋浩落狂且直者也今則亡矣君於光緒六年庚辰十二月卒於蘇州旅舍年五十一聘嚴氏配黃氏妾胡子男四人惟奎縣學生出後世父□惟堂殤惟垂女二皆適士族孫一善鍼君卒之明年惟奎卜葬君于青浦縣王巷村月字圩惟奎尋卒越二年癸未其從兄子春君命予惟坻狀君事以告吳江柳以蕃使追銘其墓以蕃君友也責宜

銘銘曰。

負才磅礴。孰昇其堂。抱才鬱快。孰當其終。豐之壽之。殆天所成。涕笑萬古。渠酣而嬉。猗嗟陶君。韶歲玉立。妙存眾心。葩藻四出。儼為數陳。絕技端場。駭靈運思。盤肝踞膝。蘊古滿懷。而不相襲。李冥搜。掉指屏散。一篇躍出。既翁乃張。天花飛動。驚敵回翔。軒袂揚趾。大放厥狂。伉直與人。弗多避寡。觀面攻瑕。口不肯啞。雖以詆辭。醉醜聲始。要其胸臆。坦白無疵。彼不諒者。衆疑眾誑。又其甚者。交中絕之。身世罕諧。窮鬼戲掉。婢數奴愁。舉頭獨笑。時乎偶會。大挫小飛。拔為貢士。晉于京師。帝聞其通。連武鄉國。曰某不解。大江無色。動輒乖謬。一激頓弛。醺酒婦人。甘美以死。蓄姬方朔。賣賦相如。吳趨廡下。有髮一儒。張壘角飲。謔詈叫呼。名滿六門。謗騰一都。亦有知君。始收終墜。貴人望高。怒君觸諱。復有師若。愉入溫退。後生氣薰。怒君直喙。終年橐筆。食字煮文。傷心遲暮。乃感黃金。卯歲過君。粵僭凌子。寂寞楚音。突驚而喜。索然顏鬢。訝不倖年。謂云心疾。匪藥能蠲。一別幾時。愕然逝矣。返其鄉原。魂魄安只。遺編在世。委蛻在阡。何形不滅。有名則傳。我來追銘。綜厥終首。上告日星。下告誰某。

先妣丁太孺人事略

先妣姓丁氏。世居吳江西部之吉水港。考諱仁溥。候選從九品。以為善稱于鄉。妣吳

太孺人有賢行。生一子二女。長男氏國子生諱緒。次適桐鄉孫氏。次吾母也。丁氏故吾邑望族。先世又雄於貲。吾母生長紆綈間。而秉性泊然。年二十一歸我先考松琴府君。時我族自曾祖以下俱中落。顧累世豐溢。閭門以內猶沿富家積習。甚有以此困其生者。獨我本生大母錢太君。敦尚儉約二十年。至是而吾母又然。以故甚得錢太君歡。越四年所居屋火。吾母益自刻苦。以紆府君艱。遣僮奴覓食者數人。留一嫗給使令。凡縫紉浣濯饔饔之事。悉身任之。境雖日困。而家人無呻嘑於室。府君得怡然。嘯歌不以鱗雜瑣屑。揔其慮者皆吾母補苴之力也。錢太君既病痿。終歲尋處。吾母間日必往省。先是吾宅通南北為一。旣災。門徑多變置。由吾母之室踰七戶始達中廳。中廳為廢址。由廢址折而東。又數武始即錢太君居。雖隆冬烈暑無廢。如是者十年。而錢太君終。祖庶母王氏先大父維庵府君側室也。性慤直而識大義。吾母甚敬事之。有故任勞於己。而推逸於王氏。有酒肉則損己之食以益其食。故始終未嘗有違言。吾母體素豐。然耗於多產。自來歸之三年。生女芹。不育。再期而生芸。芸者仲姊也。又兩年生不肖。越不肖之生十二年。凡六產。其不育者男女各一人。存者女蓮。續蔭靡四人。後三年生文藻。又後三年生廣蔭。是時吾母年四十有四。而顏髮衰悴。如五六十人。藻生之二年。嫁仲姊。蔭生之月。不肖補學官弟子。明年娶黃氏婦。吾母

始稍息中饋。然不肖母篝燈夜讀。輒見吾母就案上火。紐兒女衣履不整。又嘗左手抱廣陰乳。右手持刀尺作指畫狀。曲折以授諸妹。必通其義乃止。不肖或從旁勸少休。吾母曰。我習此。不則不慣耳。初吾母以家事繁。每歸寧。未嘗踰旬日。及是常為經月留。蓋自外大父歿後。弟氏相繼謝世。吳大孺人老且寡。非吾母至。輒不能一日樂也。及外大母繼歿。吾母遂竭力為營兩世葬。命其家割遺田數畝。自乃出紡經。資益之。十日而畢。五喪無一錢累他氏者。嗚呼。此豈特世之所謂厚其親者與。不肖自幼多疾病。吾母常中夜為拊摩。及長。飲食寒暖。猶愛護如嬰兒。夜深讀書。必預儲果餌。以待。偶出門遇風雪。為之睡不交睫。凡吾母之所以加意於不肖者。其委折微至。雖家人輩或不及知也。咸豐戊午。不肖奉府君命應京兆試。吾母初為之不怡。已而曰。汝父貧多累。冀汝掇科第。吾亦不汝強也。但無利鈍。終當歸。不肖諾而行。既被放旋里。明年試南闈。又不售。自是以後。方思杜門奉二親以老。而庚申春。粵賊內竄。郡縣城相繼淪陷。遠近數十里皆震動。府君悵悵致疾。遽捐館舍。時兩弟幼。諸妹未嫁。寵警且日急。吾母悲來交集。出見靈寢則哭。入視諸子女則又哭。回首見不肖羸然不勝任。則且相向哭。期年之中。老淚盡幾於涸矣。辛酉嫁侄妹。壬戌英府君癸亥而黃氏婦又殞。殯甫畢。聞流賊狂搜眾鄉。遂奉吾母遶避東鄉之金澤鎮。去家三十里。以

國朝文匯

卷三

四

國學扶輪社印

駐官軍得稍安。而天暑方甚。室隘狹不堪容。又戶西向。炎風烈日。無地可避。几榻亦不能具。於是謀再遷。吾母急止之曰。聊避患難。奚求安。七月。聞賊退。吾母始志決歸里。先兩日。囑不肖返治家具。神色如故。不料於次日猝發厲疾。嘔泄不止。弟妹皇遽無措。遣急足馳告不肖。迨不肖號奔至前。而吾母已瞑然逝矣。嗚呼。巫醫之不具。湯藥之不供。屬纊之不親。一朝構禍。萬死莫贖。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無以自比於人矣。嗚呼痛哉。吾母生於嘉慶十三年十月初二日。卒於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有六。子三人。以蕃文藻廣蔭。女五人。長適梅霖。次適吳澄。次適邱師範。次適吳寶光。次未字。不肖謹以五年三月十九日。合葬於太義圩先府君之兆。願念吾母之淑德懿行。其合於銘。而孤賤無以自達於當世能文有道之士。用是拊心泣血。次其所及見聞者。號而陳之以俟焉。

陸氏妹墓誌銘

妹為先君子第五女。而繼室於同邑陸茂才。亘隆者也。光緒六年十月朔日。以疾卒。年三十有四。卒之日。其夫之家皆哭之慟。其兄以蕃以他故未及視其斂。則為之服而遙致其泣。而內外嫺之會其喪者。亦無弗唏噓流涕以慰其死。雖曰所親愛者則然。然亦難可幾矣。越六月日乙丑。亘隆舉其園墓於青浦縣某鄉某原。先期以書諭

以著屬銘。且曰。隆少孤。翼長於吾母。而受庇於吾兄嫂。自吾妻之歸十一年。入而侍於母之寢。不聞有哀病呻吟之聲。與夫飲食寒暖之失宜。而知吾妻之能事吾母也。出而適於兄之塾。生徒十數人。供具必潔以周。而知吾妻之能以中饋助吾嫂也。吾家故貧。又窮於遇久矣。然見吾妻之儉而勤。怡怡然而自樂。無論囊篋錙銖之故。吾不以關於慮。卽人世之得失欣戚。吾亦久而若忘焉。甚矣。吾妻之善相吾也。則今之情不自節而哀。未已者。良以感吾門之不幸。豈私之云哉。以蕃曰。誠哉。其非私也。今夫婦人之能為婦。未有不自女子能為女。吾父之終也。妹未笄。吾母歿。妹年僅十七。然在喪次。神色如非人。終三年。未嘗見齒。其致於余也。藉則相恤。病則相勤。盡誠以篤前嫂之終。而殫力以貫後嫂之勞。其字兩弟。則未寒而衣。方饑而飧。頑嬉而嚴訶。禁飭學而加拊慰。其事諸女兄。已嫁則投溫承愉。未嫁則任勞推佚。故其在室也。亡一人不愛悅之。及其既嫁。亡幾時。必祝之來。去則又思之。吾循是以推。而知其宜於夫之家者。無弗然。宣隆之言有以哉。有以哉。妹生於道光丁未七月十七日。其死之月日。與我伯姊同。而後嫂僅一暮。而我仲弟文藻。又先伯姊一載卒。三年之中。薦遭一期兩功之喪。死者不復生。而生者亦將以憂傷老矣。嗚呼。爰為泣誌大略。且舉其内外家之系。而綴為銘。詞曰。

國朝文匯

卷三

五

丁集

國學扶輪社印

有女柳姓。系河東也。祖隸太學。父泮宮也。母丁太君。劬且恭也。是為幼女。肖德容也。歸陸協卜。夫亘隆也。舅茂才君。既致終也。勤事姑。許職慎共也。仁惠不壽。數有窮也。夫度厥兆筮曰從也。兄韜廬甫。銘其封也。

宗祧說

孫希朱

宗者宗也。祧者超也。分言之有大宗小宗。有廟有祧。合言之則曰宗廟。曰宗祧。曰廟祧。曰守祧。皆謂廟也。何謂大宗。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古者諸侯世嫡為君。由次而下皆為別子。並不得稱其先君。其後世子孫為卿大夫。則立此別子為始祖。所為大夫不敢祖諸侯也。或異姓始來此國。與庶姓之特起為卿大夫者。亦謂之別子。其子孫立為始祖也。與諸侯別子同。而別子之世嫡常繼其統。主其祭與族人為宗。雖五世外皆為服齊衰三月。所謂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何謂小宗。禮曰。繼禰者為小宗。蓋別子之統。惟別子之世嫡得禰之而繼其統。其支庶均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世嫡後之以主其祭與兄弟為宗。故有繼禰之宗。有繼祖之宗。有繼曾祖之宗。有繼高祖之宗。高祖服盡則遠。所謂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大宗一小宗四。一大宗常統數小宗。此古宗說也。其曰祧者。蓋取超遷之義。與昭穆廟有別。凡毀廟之主藏於祧。祭法所謂遠廟為祧是也。周制先公之遠主藏於后稷廟。先王之遠主藏於文武廟。故周禮曰。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若諸侯則藏於太祖廟之夾室。故太祖廟亦謂之祧。而後世遂借為祖廟之通稱。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傳曰。其敢愛豐氏之祧。又君冠必以先君之祧。皆指祖廟而言。此古祧說也。古者天子七廟。諸侯

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於寢。自大夫而下。俱不言祧主所藏。故文公家禮。凡五世親盡。則埋主於墓。或兩階間。冬至雖有祭。及始祖之文。而無其主。蓋皆限於分也。唐制。二品以上得立四廟。三品三廟。天寶時。在京五品清望官。亦聽立廟。宋承唐制。明初。公侯品官廟制未定。權倣家禮。立祠堂三間。以祀四代神主。我朝品官家廟。一品三品廟五間。四品以下廟三間。祀四代親盡。則祧祧於東西夾室。然其視死者。祭用生祿。故廟雖建。亦旋廢。惟歷代忠孝義烈。前哲令德。功在社稷。民生者得不廢。或朝廷為建祠。使其子孫主之。或子孫自建。請於當道。以祀。或更即其旁舍。附入高曾祖考。東主以會輯宗人。而奉為始祖。此後世宗祠所由昉。而朝廷亦不之禁。蓋取其敦本善俗。使人皆知親親之誼。深有裨於世道人心故也。吾族自本國公承大父。匯川公叔祖信書公命。偕諸父昆弟。創建始祖忠勇公祠。忠勇係唐室忠臣。世嫡居新安。代有祠。而錫獨闕。公特建之。使族人知所自來。又慮宗派之居新安。世遠年湮。不及詳訪。因據鄭注。始末此國之義。奉始祖義止公配。故吾孫氏。雖以忠勇公為始祖。而其嫡宗傳。則推本遠祖。又即其東西夾室。附祀各高曾祖考。而舉其中貴且賢者。配食中堂。此又貴貴尊賢之遺意也。夫於是置義田。具祭品。饗有堂。燕有室。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人人各深水源木本之恩。為一時我舉。迄今恪守前規。幸未失

墜然族丁繁行歲久夫室龔滿諸父昆弟酌議列龔後寢以奠祧主或曰古惟諸侯得有祧家禮亦有毀無祧今藏主後寢得無僭乎曰不然此宋古所謂祧也古者親盡則藏於祧今所藏非親盡祖也家禮有毀無祧然五世內支庶俱盡方得毀不然則以次相承未有輕毀者今以余族計尊卑相去已六七世若即卑者論則最尊者已在毀例酌其世而遞祧之即家禮以次相承之道也亦即我朝藏祧於夫室之制也何嫌為僭故余族祧毀例以族長上五世則毀宗子上五世則祧揆諸神道當亦不遠於人情此記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歟馬貴與先生曰後世大宗小宗之法既亡別子繼別之序已紊若執三廟二廟之說是所祭不及祖禰之上矣烏得為禮乎則斟酌變通之道古人亦未嘗不之許也龔既成將以某月某日齊戒祭告以安主諸父兄爰命布朱錄其說以告來者謹誌其語作宗祧說

國練論上

王應亨

平地有奇險也。無殺函劍閣之形。而高不可踰。無砥柱呂梁之勢。而深不可測。無震澤宮亭之巨浸。而浩瀚綿邈。不可涯涘。疾如飄風。眾如時雨。其恢之彌廣也。日月出沒於其中。其出之不窮也。雲霧隱現於其內。則國練是已。夫國練之民。卽國家養之為兵。軍中募之為勇者也。然用之。兵勇則怯者。用之。國練則強。用之。兵勇則驕者。用之。國練則謹。以之禦外侮。則不能入。以之弭內患。則不能生。夫衛人身家。何如自衛身家。衛人鄉里。何如自衛鄉里。聚族而謀。勢非加眾也。而志常堅。同室而救。器非加利也。而力常倍。彼客我主也。彼勞我逸也。彼急我緩也。彼動我靜也。以防為剿。以守為戰。以實待虛。以威待衰。民有常兵。而無常征之勞。國有常備。而無乏食之患。故曰。用之。兵勇則怯者。用之。國練則強。兵法曰。畏敵者。不畏我。畏我者。不畏敵。然而畏敵者。林立。畏我者。百不獲一。賞罰不公。則不畏我。功罪不明。則不畏我。紀律不嚴。則不畏我。恩意不孚。則不畏我。不但此也。師徒無宿飽之具。而久戍挾思歸之心。往徃以六軍之眾。如一閭之市。四散而不可復屬。若國練無慮是也。督以父兄子弟。孰敢不率。樂爾妻孥。婦人亦在軍中。自為謀者。無不忠。不可解者。奚所逃。故曰。用之。兵勇則驕者。用之。國練則謹。天下事。惟有問乃可入。國練又誰能間之。夫人少則不足。

應敵多人又苦於供億。惟結之以國。則小敵至。以一國抵之。而眾國自有犄角之勢。大敵至。以眾國輔之。而一國亦無支應之煩。人已不合。則弱。合弱又不能如一。惟國之以國。則大國之兵力。茫及小國。而茫人即自茫也。能勿策其萬全。小國之輜重。附於大國。而財附即身附也。豈復生其二心。安而不遠。來而不竭。如常山之蛇。首擊尾應。如輔車之依唇亡齒寒。故曰。以之禦外侮。則不能入。夫人情不相遠也。人性本相近也。一鄉之內。一邑之中。雖有勇悍難馴之夫。而少不敢踰。卑不敢踰尊也。門閭相望。耳目相接。雖有陰蓄異志之人。而消息易於漏洩。率難於橫決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國練之禁暴。非種必鋤。鎡鋤傳體。不得弗持。國練之詰奸。有犯無隱。故曰。以之弭內患。則不能生。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平地自有可守之險也。是在王公之設之耳。

國練論下

三代井田之法。散其民於田間。而以同井聚之。實則聚其民於同井。而以田分之。故終其世無畔民。吾謂即可通其意以用之國練矣。何則。今之議者。所以憚於國練。不過曰。恐其抗官耳。抗糧耳。不知此非國練之法未善。其所以行國練之法者未善也。蓋但知聚之為國。不知聚之中亦有散也。但知合之為國。不知合之中亦有分也。夫

井田之法。聚者其形。散者其勢。合者其事。分者其情。特形則顯而勢則隱。習其事而未揣其情耳。孟子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此言其以同井聚之也。然吾考井田之法。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則十里之地。而已百井矣。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為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則百里之地。而已萬井矣。分十里而為百井。則已散其勢於百井。分百里而為萬井。則已散其勢於萬井。民不肯舍其田而芸人田。又孰能奪人田而為己田。故其勢以之禦外侮則合。以之興內亂則分。以之相維相繫。則散而布者無不聚。以之相兼相并。則分而據者誰能合。故終三代之世。無叛民。而聖人經世之深心。亦盡於此矣。往時盜賊四起。朝廷特簡廷臣為團練使。所以愛民者甚深也。然而團練之使。與疆寄之臣。其權相埒。而不相下。則不能無意見。有意見則不能無牴牾。於是地方之事。轉以廢弛。其後朝廷洞鑒其弊。而團練之使。遂撤。乃疆寄之臣。因惡團練使之不使也。遂亦謂團練之不使。而寇環其垣。兵無以應。又不能不借於團也。則一聽民之自為。而不為之區畫。於是團練之弊。雖無出矣。以百里之地。數十團之多。而統於一團長。則團長之勢。熾以數百里之地。數百團之多。而統於一

團長則團長之勢更熾。於是不畏守令。不納賦稅。不供力役。不遵條約。而其間又有貪汙酷暴之吏。虐用其民。激成其變。於是團練與官吏勢若仇讎。隱若敵國。雖寄之臣。但見團練之害。而不深維團練之利也。於是益以團練為必不可行。而不知皆由無善其法者。以至此也。夫一邑之民情。天下之民情也。予家河間之故城。地不過百里。自咸豐初年。舉行團練。團分為五。五團各長其長。立條約。明賞罰。小敵至。則以一團應之。大敵至。則以眾團輔之。以近團援近團。而猶未足應敵也。則更以遠團繼之。而遠團之援近團也。但抽其丁之三。仍留其丁之七。則衛人者復足自衛。而此團之援彼團也。量其道里之遠近。定其赴援之遲速。後時者有罰。則衛人者不異自衛。故以藁薊之區。扼直隸之交。當運河之衝。巨寇之壓境者數十次。而安堵不驚。至今垂二十年如一日者。團練之力也。然私事治而公事未嘗不治也。嘗觀其納賦稅矣。每遇春秋兩時。則民各備其租銀。而集於其團長。而總輸於縣官。五團互相形容。互相稽察。某團後輸者有罰。於是踴躍爭先。不煩催租之吏。己無逋賦之人。其孰得抗糧乎。若夫吾鄉之所以奉縣官者。尤殷殷也。夫州縣之官。所以得中飽者。惟租賦之加重。為巨款。吾鄉之人。以總輸其租。官無由加重也。則各團於正供之外。又釀金以奉之官。歲奉數千金矣。尚得謂之抗官乎。此其彰明較著者也。吾嘗按厥由來。蓋以百

里之地分五國之多。不相兼而互相援。不相下而互相制。故厯之久遠無弊耳。誠使各省圍繞每百里之地。分為五國。而一切條約俱仿吾鄉為之。聚其形而散其勢。合其事而分其情。由是但有圍繞之利。盡去圍繞之害。而三代聖人所以制井田之深心亦寓於此矣。不已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歟。

刑論

蔣彤

三代以上。禮與刑合。故禮行而刑措。而民相樂趨於聖賢。三代以下。禮與刑離。故禮壞而刑繁。而民無所指其手足。譬今有坦途於此。昭然為惡。不肯所共觀。乃為之深溝鉅壑。以承其下。執行人而誥之曰。謹而步。慎而趨。毋隕越於中。以自絕。而人未有不聳然以從者也。有深溝鉅壑。而後可禁人之橫行徑踰。有昭然坦途。之可由。則橫行徑踰。自隕於深溝鉅壑中。而後可以無所恨。禮之與刑。猶是也。然而古之聖人。必於刑而詳於禮。隱於刑而著於禮。理獄不必繁其官。法律不必著於書。聖人曰。吾顯有禮以導民。又顯設刑以防民。是不以先生長者之道待天下。而使之內喪其廉恥也。且民亦將勃然曰。上之為此具。是以盜賊慮我。而不以聖賢期我也。是故唐虞之時。禮樂分二官。而兵刑為一職。欽恤之意。君臣相與私論於廟堂之上。而禮則集瑞巡方。修飾發揮。無曠歲。五服三居。略設其科。而禮則黼黻結縠。致詳於衣服之間。至於夏商之季。成周之時。刑稍繁矣。大至於累棄。微至於園土。懸之象魏。布之閭閻。深切著明之於有司百職事。似乎法令滋章矣。而盜賊戢。而百姓安者。何也。其刑不略。而禮愈詳。刑不隱。而禮彌著。其制刑也。即議禮之精微也。其用刑也。即用禮之準繩也。三千三百。無體之刑。三刺八辟。無形之禮。故二帝三代。刑之繁簡不同。而同歸於措。

以有禮在故也。禮既亡矣。則制刑之繁與簡。用刑之嚴與寬。舉不足以安天下。其繁且嚴也。賊民命。剝元氣。有人心者。皆知其不可。其簡且寬也。親戚有罪而不問。大臣失事而不誅。民之極惡大罪。一切彌縫而與之輕典。是非聖人之所為忠厚。是乃末世之所為縱肆也。忠厚之至。則從容於道德。優游於仁義。違善遠罪而不自知。縱肆之至。則明不足發奸。法不可制暴。將逆莽亂萌而不可止。勝廣之形。發於狹隘。酷烈之朝。未必不伏於因循。叢脞之世也。然則將嚴刑乎。曰。嚴刑而無禮。是速其禍而已矣。孔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有國者三復斯言。則三代上之所以治且安。三代下之所以亂且亡者。不煩言而解矣。

與王樵白論義倉書

樵白尊兄左右。彤學賢閣鄙。向荷尊親知待。開誘諄切。故敢忘其狂謬。貢所欲言。冀獲宏益。而書來乃備極獎借。且述尊親之言。以為所稱克運之法。明時曾一行之。乃窮極思變之至計。他日得所藉手。必有裨於國計民生者。反覆至此。不覺慚懼無所。是何期望之厚。眷契之隆。以一部生而待以國士。其感激愧厲當更何如也。又聞前明漕運得失論。課學中弟子。益仰虛懷。採納隱為。國計民生之至意。而左右書來云。彤於時世利弊。著之最久。尤必有言之最詳且切者。諭導至此。故不敢自外。而終

盡其所言也。彤嘗讀方公觀承畿輔義倉圖。嘆其規畫之宏。條章之備。以振貧乏。以濟凶荒。準之可行於四海。約之卽一鄉一邑。而其法固大有造於民也。卽以陽湖言之。亦岌岌矣。比年屢豐。而民益愁嘆。朝夕莫支。貧富交困。適有大水大旱。則何以濟。卽賑於朝廷。而戶部用繁。其勢必不給。勸分於富室。而積貯空虛。任恤道義。一耕十食。其勢又必不周。江北州縣被災。則舟渡窮民南來。而南人多設法調救。江南被災。則去將安之乎。竊慮有大水旱。將必有攘奪之亂。譬有石米於此。善為之可給百人一日之食。從而攘奪之。則力罄而無所濟矣。以是知立法周防之不可緩也。彤請斟酌畿輔義倉之法。鄉邑可行之道。以備採擇焉。義倉之法。擇地建倉。每州縣衛內。自三四區至十餘區。然其莊落遠者至三四十里。近者亦十餘里。今請以一圖之域為限。周徑不越數里。遠亦距十餘里。而止。擇村聚市集之周圍而無虞者。若寺觀及民家。俾積貯防守。則有撫取之便。而無營運之勞矣。義倉捐穀。凡縉紳士庶。捐十石三十石以至累百石。並加獎異。今惟當豐秋之歲。畝取三升。雖在下戶。亦無損害。若在三四十畝以上。則量力出穀。無所限額。其有樂施在十石以上者。並遵義倉例加獎異。惟在水鄉。田膏腴而賦特輕。準漕七升加畝三升之數。宜定畝一斗。何者。賦輕則雖多取而不為虐。地下則宜廣賑而為之防。道各有宜也。前邑中每鄉有社倉。已盡銷。

減然主名俱在一遇荒歲輒用詳然雖害於一家而無濟於眾庶今請取有社倉之家列注名冊量其產業厚薄以定出穀之數或田十畝則捐三畝於公而為豁免其舊額則名實兩得是亦補助充用之一道也義倉每穀數五百石以內者設倉正倉副等名今限於園地狹穀少惟取園中端謹殷實四人掌其出入或分年遞值以均勞逸具名縣中有缺乏則治罪補足而覈視自謹矣義倉於每年青黃未接間分半出貸三月發倉秋收納還今請定法有收而無貸不過饑歲終不給發陳因朽腐則易取新穀僅貪取出息主者藉以剋剝愚農貸者遂至虧蝕公物百弊叢生勢必至為今之社倉而止不可行也又某方公之書直隸省共一百四十四州縣報捐新舊義穀共二十八萬五千有奇分計每縣貯倉穀不過二千今陽湖通有田百萬畝畝三升歲可得穀三萬石其設法出捐者尚溢此限計三年可得穀十萬石雖戶口繁於直隸而所積亦優矣是法也富者為保家之謀貧者為切身之用尤東南備水旱上策而百姓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尊親以闔廓之鉅帑行惠利之實政親降鄉閭召集耆老開諭俊秀其有不踴躍以應者非人情也且百姓同曰若遇凶災勢必不靜不謀同聲其有懼心久矣乘其懼而為之安集則其情易動其易出又理勢然也左右趨庭時亟進圖之豈非東南百世利乎今歲收未豐百務維艱徃作禁淫祠議一

首為感時事而發。謹呈是政。錢幣易言。集此者為洞庭王亮生。彤曾與書往復。彼以鈔法為必可行。彤意殊不然。人情日益慎。黠樂是紛更。且孰肯以家寶易官虛楮耶。三代用貝。鑄而秦廢不行者。勢所必至也。厥貢惟金三品。不列貝。臨聖人真通達物情以無用為用者。權也。鈔法其猶是矣。五六年前。嘗與李師申者。暢論之。今並以往問。下近何所業。不棄固陋。有心得時時相聞。

書王太岳涇渠志後

考國志。涇渠在涇陽縣。屬西安府。府南界山。即終南。東西綿亘數百里。澧漓瀕澹諸水皆源焉。北流而入渭。終南之北曰九峻山。在涇陽縣西南。山泉眾會。則為涇河。東南流入於渭。禹貢所云涇屬渭汭。即鄭白諸渠所由出也。秦中廣平。故地多以原名。溝洫灌溉之利。視他郡尤宜。所謂沃野千里者是也。自秦漢作鄭白二渠。此後每一興役。輒有利民。偶閱元人蒲道源與執政書。興元之民。恃渠堰為命脈。而山河堰為大。其澆溉自褒城縣。竟南鄭縣。江北境。舊設河渠司領之。其秩五品。任專職重。自裁罷之後。水利不均。而荒歉薦至矣。興元為今漢中府。與西安接壤。而蒲言若此。知渠之為利。不獨涇陽矣。然即涇渠言之。屢濟屢壞。近代費愈多。而利愈少。幾至得不償失。是蓋有道焉。按周官匠人職。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

馬是知溝洫中之大者。皆因水勢之自然。非盡由人力也。又曰。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又曰。稍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其水。磨折以參五。欲為淵則句於矩。又曰。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激之。善防者水淫之。又曰。凡為防廣與崇方。其稠參分去一。大防外稠。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里為式。然後可以傳眾。凡任索約大。及其版謂之無任。溝防之道是為至精。秦鄭國引涇以為渠。歲久涇深。渠高水不能入。故漢白渠移就涇之上流。宋豐利渠又移而上。明之廣惠渠又移而上。至鑿山石數里以出泉。本朝益加開鑿。壇涇水上源。使合山泉而下。所謂龍洞渠也。夫填涇自然之流。而冀石中滴漉之泉。大異因山成川之理。可謂順地防而孫乎。其所由致此。則溝防不得其道也。涇水吼怒。不於上流多為曲折。使有磨折參伍之勢。則高趨而下。其中日濬而深。渠口素狹。淺濁性又從而滿之。則積久而堙。非行其水之道也。水有行有莫。必使其莫而後可常行。於水之將及地處。矩為之淵。則行而克莫矣。凡山泉之道。與人為之渠。皆宜擴之使廣。道廣則其來不蹙。渠廣則其入有容。自無壅堤圩口之患。今考歷代疏鑿之迹。廣不過丈二尺。下者猶不及非稍溝廣倍之道也。凡溝不在多。惟廣為貴。稍溝水所激蓄之溝。度其有三十里之長。則廣倍常溝一丈。茲倍之為二丈。何者。溝廣則水勢與之吞吐。能受而不抵。

不求深而自深矣。古之為防。所以障水。使不入溝。故曰溝防也。今所云渠堰者。乃障川流。使入於渠。不為己之可容。而強彼之不來。宜其非恒久之道矣。所為堰。又基薄而高。與古為防之道。適相反。此事殆非俗吏所能也。周官匠人有專職。聖人耳目心思之力。又足以先之。加以日昃不遑之勤。故用力省而成功久。卽鄭國作渠。歷百數十年而未壞。戰國近古。必有得其法者。後來所作。難成易毀。皆遠不逮。此必有辨矣。然據古空言。亦何裨益。姑書所見。以俟他年。

皋陶論

謝應芝

天之於人也。日月之明。鬼神之幽。無一息不與相質對。而疾癘災沴。時時警惕之。俾之遠善改罪。而不能已。方其嚴寒冰雪。毒蟲猛獸。無不蟄藏。以避其威。而雷霆奮厲。風雨暴疾。草木之無知。咸昭蘇而植立。是大造之仁也。雖以聖人在上。不能無蠻夷之禍。寇賊姦宄。大用甲兵。小用刑罰。得其人以治之。惟明克允。卒之刑罰措。兵革息。其以此歟。不然。以養以教。一切刀鋸斧鉞。弛而不用。否。或職之者非人。姦民以慈惠為可狎。逸欲無度。乘間窺竊。賊虐無辜。外夷四侵。夫婦辛苦墊隘。父子兄弟離散。教無所施。禮無所用。不得已。赫然用武。草薶而禽獮之。近者十餘年。遠或禍延畢世。斯亦與於不仁之甚矣。嘗怪禹皋陶。堯舜之見知。而皋陶僅為刑官。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則知此非伯夷。複契所能為。垂益夔龍所能任也。自秦尚苛法。恣睢暴虐。以亡天下。鑒此者。欲以黃老清靜之學勝之。而漢文帝之股肉刑也。一時煦煦之仁。幾至流弊於萬世。淫盜之罪多。既無以為治。酷吏且滋起矣。嘗讀書至康誥立政。愀然見古之人於刑。無不重視之。曹參為齊相。令代者無擾刑獄。嗚呼。彼雖為黃老之學。其尚審於此哉。

郡國方輿通釋序

趾南與廣中瓊州相值。計東西一萬一千五百里。南北八千六百里。疆宇超邁前古。有如此東南。皆距海。西至五印度。北至俄羅斯。則故元嘗闢其土而未歸中國者也。大地周九萬里。中國得其四之一。又西有洲盡於海。廣袤如中國。同在地之東。半跨海而西。又有洲在地之西。半繞出東海。西人之言四大洲。其名不雅馴。而地球面背之說。則非誣妄也。綴取海國並載簡末。見聲教之四訖云。

書郡國利病書後

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崑山顧炎武寧人著。余觀古者利民之良法。其於井田。平居有養有教。而賦役之供。軍旅之用。俊秀之選。咸出其中。雖經衰亂。不聞叛民起於田野。豈非享其利而安其業之故歟。迨乎後世。無田之民。以凍餒則思亂。有田之民。以徵求而仍不免於凍餒。則亦思亂。欲民之不亂。莫如使之安其業。欲使之安其業。莫如使之享其利。論者遂爭言復井田。則又不然。昔禹導河北行而水治。其後愈徙愈南。常遭潰決之患。論者祖賈讓王橫之策。欲放河歸北。而漳衛滹沱狹隘不足容河。非敗壞田廬墳墓城郭。則其說不能行也。苟泥古以為經濟。而不審時度勢。雖大邱北折之形。沃澮距川之跡。歷歷在目。安見其能行耶。彼夫利之所在。人競趨之。則必爭。一切鹽鐵之征是也。既舍農畝之業。遂棄於海濱廣漠之野。深山窮谷之

中無耕夫終歲勤動之勞。無天時水旱之虞。其間實實遠四方。操其贏餘。衣食飽煖。不有以抑其末人。又何不為竈丁礦戶。及夫鹽冶之商。而甘窮困於隴畝。勞瘁於耕耘哉。雖然。古聖人崇教化。俾民咸知禮義。但安本業。以務農。至於建山澤之官。為掌厲禁。毋戕賊物生。聽其繁息。而民自取給焉耳。是故利當使在於下。而不可在於上。利在於上。則民病。利在於下。而國未有病焉者也。亭林山人博極羣書。各因天下土俗所宜。采錄大備。而莫善於西北水利。東南既無曠土。而西北尚多閒田。西北水利興。則屯戍行。糧賦減。漕運罷。河工省。一切雜稅皆可弛。民克安其業。享其利。雖謂井田之法。復行於今可也。

書方輿紀要後

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常熟顧祖禹景范著。備米史書。旁及志乘。古今郡邑沿革。山川形勢原委。而於用兵攻守成敗得失之迹尤詳。用兵而不明地利。是渾戰以驅民於死也。兵言莫古於握奇經。其言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孟子天時地利之說是也。遁甲之書。託始於太公望。而置閭超接星門飛轉之法。為說不一。襄平甘國壁既正之矣。江陰徐宏祖窮歷天下。前人足跡未到之區。徃徃經行之。惜其記遊之書。資於實用者寡。蓋輿地非經目觀。雖繪

圖立說止存匡廓。況古今川原遷改。險塞要害異形。爲客泥乎。然有定者勢。無定者機也。因其勢而變化出沒。動而無定也。執其樞以運其機。又靜而有定也。然則心之神明不窮。何患此書之匡廓哉。

書明徐文定公兵機要略後

兵機要略三卷。前明大學士徐文定光啟所著也。跡明亡之由。在上與民爭利。不知務農桑本業。而軍事既起。用兵無法。日靡國帑。至於加賦病民。其民日苦於賦稅之害。無畎畝之利。乃釋耨耨。操白刃。皆起爲盜賊。公獨洞見原本。考究古今農政利病得失。下及種樹畜牧之法。既著有農政全書。而凡練兵形名火攻諸法。雖不足竟公之全。亦略見於是編。使公克展其才於萬厯天啟全盛之時。務農利與民休息。罷窮桎。弛苛斂。則可以富民。可以足國。縱不得已用兵。而節制之師無多費。國可不貧。民亦不蒙加賦之害。顧兩者皆不能得。蓋不獨國家之不幸。抑亦民生之不幸也。迨至天怒人怨。歲歉兵荒。盜賊四起。雖有善治之才。亦無及。況又權姦抑制於上。使不得逞耶。然同時忠義才智之臣。如孫高陽。盧象昇。孫雁門輩。且無不中傷於權倖。以此知明祚之將終。非人力所能挽。此中蓋有天焉。則又無庸以不用公爲惜矣。

讀內則

禮書之殘闕無怪也。其在列國之君。以古禮之不便於時。而去其難。則既亡於秦人。焚書之前。而博士諸生各挾所見。雖以當時之說。又清譌於漢。求遺書之見。夫古經之亡者。不復見矣。幸而出於孔壁。及魯淹中者。猶存千百於什一。漢人復從而亂之。於是舊儒競謂周官儀禮不出於姬公。大小戴氏記無復孔子時書。欲胥擯棄之以為快。而一二泥古之士。又并其清譌之說。亦以為古聖賢之傳。嗚呼。辨禮於今日。能不隨眾為是非。蓋尤難矣。內則古經。而錯以釋經之文。以故重繁失次。又一引曾子之言。疑傳於曾子門人。而朱子以為古學校教民之書也。蓋其始也。必行於士大夫之家。而達乎閭巷。為於賢智之人。而徧乎庸愚。遠觀法多。而見為同然。相習久而出於固然。則刑罰措。兵革息。古之盛時。蓋如此。顧其教之能行也。非上之人先為立井田之法。正疆界。薄稅斂。俾民咸寬然於身家之際。豈能如此哉。至於如此。則但見上之能教。而不復見為能養。故周易富家之吉。著象於六四。而是篇言降德兆民。則歸本於后王也。其果傳於曾子門人與否。則莫可詳考矣。

讀曾子問

讀曾子問。而於禮之委曲煩瑣。隨變故所出。無不有以處之。知非聖賢悉心考索。則學者遇此。雖百思而不得其當。況欲毫髮無憾耶。曾子善於審幾。詳究矣。以孔子之

聖無不知。猶嘗問禮於老聃。蓋折中而出之者也。常人之去聖賢殊絕矣。而不克詳審於其所不知。彼醫卜農圃一節之藝。猶必預究其應變之法。童子句讀之不知。文字之不明。猶必從師而學之。禮制之不講也久矣。國家卽位郊禘。民間墓祭祠祭之常。聖賢之所未言。與言之而未盡。及後世之異於古者。博士諸生之立說無常。然以聖賢所已言者推求之。未嘗不可折中也。論語信而好古之老彭。或以為老子之與彭祖孔子雖嘗問禮。而關尹喜所傳道德五千言。與儒者之言不類。孔子於曾子問稱老聃者數矣。鄭康成注且以為古壽老者之稱。而不以老子當之。則為學之不可不慎也。又有然矣。語云。禮失而求之野。古之好問者。未嘗必擇人而詢之也。從其所可從而從其所不可從。謂必以人廢言。多見其量之不廣也。卽位禘郊墓祭祠祭之禮。詢之學士大夫。既茫然不知其故。幸而士喪禮諸篇及戴氏記所存者。熟師又往往不講習於此。其或老死而終昧之。閭閻喪祭之禮。遂惟淳屠老子是從。嗚呼。學者讀聖賢書。莫不憤嫉淳屠老子之流。欲盡廢之以為快矣。問其憤嫉之故。豈不以其異於吾儒之禮教耶。雖然。儒者既為孔曾之徒。而與世之黃冠緇衣較其累所師承者。相去曾幾何也。然則聖賢禮意之精。宜講求之也亟矣。

握奇經不詳所由著。或云出於風后及太公望。又謂樂毅張良韓信與為之。然古兵家言不聞有握奇經。其書蓋晚出也。黃帝版泉涿鹿之戰。既荒遠無徵。武王之伐紂。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壹戎衣而有天下。孟子曰。以至仁伐至不仁。未見其血之流杵也。彼管仲詭道伐莒。師次於召陵。且未嘗用戰。況在風后太公之倫耶。至若晉楚城濮之戰。晉臣狐毛樂枝出奇制勝。而先軫卻縳以中軍出擊。遂致馬牛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旗。設得臣以一軍襲之。晉兵有不反顧自亂哉。惟握奇之言。兵也以奇戰以正守。先為不可敗。以為勝。斷乎其不至此。戰國以來。殺人如草芥。猶樂毅韓信之用兵。未嘗有敗。而淮陰垓下之戰。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或曰。即握奇陣法也。不得乎此。雖城濮之勝。未嘗不危。得乎此。雖以項籍之強。卒勝之於垓下。然項籍既敗。以二十八騎分為四隊。四圍馳擊。亦握奇之法。而兵敗身死。何哉。大抵恃剛者折。恃戰者亡。故曰。節制之師。不敵仁義。君子必不以彼而易此。秦人焚書之餘。百氏雜家爭出。學者又務為隱怪。支離傳會。破義害道。誤人之身家。而握奇之言。猶近正。或出於樂毅韓信之徒。有不可知。言兵者。實為惜書。義為舊注所部。頗發明之。藏於家。

銀貴不足害說

周騰虎

天下之貧富在衣食而不在貨幣。貨者權物者也。物足則貨幣足矣。古者金銀錢幣少於今遠甚。史記曰：吳越無千金之家。後漢士孫奮有錢億七千萬。至富聞京師億七千萬。今十七萬緡錢耳。以今銀直準之。祇十萬銀耳。未足甚罕。此皆貨幣少之明徵。然當時不患貨幣之少者。物皆輕賤故。漢盛時斗米僅值錢數文。非物之大異於今也。幣少而貴。理勢然也。此猶古事。近今之世。莫過明代。明代用兵。撥餉無千萬者。天啟崇禎之時。天下已凋弊。而江南紋銀一兩。猶準米兩石。此皆幣少而貴之明驗也。夫明萬厯之時。天下處處開礦。歲入或十百萬。其時之富。並未逾於永宏宣正之時。銀多則賤也。國家數十年之前。銀多而賤。數年以來。銀少而貴。人皆咎於紋銀出洋。以為大慮。不知不足慮也。向者銀足之時。一兩僅值錢六七百。今者一兩率準錢千五六百。夫銀多則折價以平錢。銀少則昂價以通用。其用一也。銀賤雖去。銀用仍留。何損於中國哉。夫中國之貧富在於衣食。今者戶口繁盛。加以水旱不時。物力大絀。故凡百貨價莫不十倍於昔。故往者用銀十萬。今非百萬不足矣。夫天地物力止有此數。就令泰山之石。變而為金銀。滄海之波。溢而為錢幣。猶不能權甚絀之衣食也。而乃欲斤斤於紋銀哉。今即以米價而論。白米一石。率準銀二兩四錢。以

至三兩不等。準錢三千七八百。以至四千餘不等。假令天下豐熟。百物饒裕。如國初康熙雍正乾隆之時。白米一石。準銀三四錢。則三四錢之銀。已當如今三四兩之用。則百萬便可抵千萬之用。此理推之。百物無不皆然。則銀幣將不勝其用。就今年出洋中國。仍饒裕也。何足為病哉。故曰在衣食而不在貨幣。

上浙江巡撫黃壽昌書

前日言及寧國之事。迫日之暮。未能盡言。閣下圖危為大。博采旁諮。顧何敢默爾而息乎。竊以寧國屏蔽江浙。最為今日形勝要地。即漢之丹陽郡治也。其地膏腴沃野。田皆上上。而山谷深阻。貨物盈溢。材木眾多。殷實富厚。家累百十萬金。其君子勇於事上。重仕宦。其小人愿朴易使。力於農作。今安徽一省。地皆殘破。特寧徽二府。幸有溪山之限。尚得苟完。即隔絕消息。猶當撫而存之。況寧守諄諄請命。銅陵當塗蕪湖。皆為賊境。與寧壤牙錯。寧人惴惴呼援。人無固志。賊或以偏師雲掠。風揚邑屋殘破。即幸而退出。軍資皆竭。悔之何及。且寧國非特蔽遮江浙也。實為金陵上游要害。僅此邦完。扼為重鎮。池州太平。得漸完守。因其財力。即山伐材。舟師東下。陸軍北衝。賊即盤踞金陵。吾已扼其項而拊其背矣。夫成大功者。不惜小費。圖大計者。不計小勞。事不可已者。不可以乏人少才。而暫緩。據形勝以威賊。大功也。固疆宇以足賦。

大利也。徽寧或失，浙省必危。事不可已者也。故為今計，宜且選練師千人，或五百人，命一勇幹曉事之武弁駐守寧郡之潛沚，深溝高壘，樹柵自固，非以此摧鋒陷敵也。且以安寧人之心，而阻賊之擾，再命一敏事勤能曉達人情之文員撫循其地，察其守令之賢否，通往來之意，告以唇齒之義。吾浙不惜艱難之中，分兵分餉以保國家驢土，民人家室，寧人在阨危之中，聞有大援，必當稽首歸命，感入骨髓。然後閣下宣布德意，曉以大義，責之賊，稅寧人懷德畏威，內銷詐愚，即刁頑之徒，必不敢肆其誘張阻撓成賊，是以數萬之餉而存國家數十萬之賊也。再諭以家出一丁，鄉保團結，吾為之銜其外，而寧人自守其內，賊將聞風自阻，寧郡既固，然後聯徽寧池太廣為一道，大員駐守，東固東壩，西控蕪湖，為國家完千里之地，蒐討軍實，內成江浙形援，閣下何憚而不為此？今勝帥告捷，執訊獲醜，賊即帖耳憐伏，不逞顏行，而怙惡之眾未必甘駢首即戮，東逃西竄，奔命山谷，闌入徽寧，日延月久，禍不可知。而浙壤與徽寧處處鄰接，防禦必難，實切膚之害也。故毋恃賊之不來，恃賊來而有以禦之。閣下公忠體國，安不忘危，虎以一介之愚，屢承大問，士咸知己，且當上下交惠之時，敢不竭其一得，冀裨萬一區區之忱，伏維裁察。

京口義渡徵信錄序

方德麟

大江之有義渡也。自同治十年京口始也。先是濱江對渡。舟朽穢不中程。舟子游手無藉。惟多載是。亟計人索直。任意取盈。釐足乃已。或乘危而逞志焉。風濤激撞。濁浪山揭。洞漩震盪。倏忽千幻。一歲之中。殞身長往而莫可究詰者。藉其數以千百計。行路之難。生民之痛。至足傷已。餘姚魏子勉齋。市隱是邦。澄觀動念。慨然有造舟濟渡之議。善氣感召。應時景從。智者總其謀。能者殫其力。事機草創。民用大蘇。既條其經畫程式。白之守土吏。以上大府悉報可。時其闕之而獎益之。遂乃庀材簡徒。奔走翔集。閱八月而渡船具。一歲而規制略定。又三年而補苴恢拓之功。粲然無不備。江天沈寥。羣帆容與。凡夫耕農販夫。徒手赴食。領白負擔之倫。前者喘。後者于。晏然若履康莊而行戶閭。於是京口義渡。威傳大江南北。夫事為眾人大利之所在。無知愚賢不肖。皆知之。京口當水陸之交。鉅人碩德。冠蓋相望。則夫憫斯人之慘酷。拊心蒿目而欲為之計。萬全圖久遠。度不止一人矣。而茲事利便之故。至今日而始昭然大著於眾。何哉。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人人有怵惕惻隱之心。厯時稍久而心之存焉者寡矣。又況建議之初。羣疑眾難。動色相戒。迨夫造端有緒。則又旁撓陰掣。百計以隳任事者之心。晚近嬗薄。不樂成人之美。比比然已。魏子義渡之說。其始基於一念之誠。

耳。中更憂勞拂鬱。疾疢危苦。凡可以替亂其心思。挫抑其志氣者。豈少也哉。而適百折不同。屢蹶屢起。瀕九死而愈患難。而卒底於成。以斯知天下事。誠能立心專而用力勤。設誠以為之倡。自有以協人情之大同。必無中道之悔也。魏子訖事之明年。將排比其營建顛末。勒為成書。乞予一言弁諸端。予嘉其志行誠確。類乎學士大夫毅然民物者之所為。遂不辭而為之序。語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人之微善。誰不如我。蓋觀於經始者之難。而益知持其後者之不可一日弛也。凡百君子。尚體念之哉。

上曾節相處置滁陽降將書

今日東南之寇深矣。大江以北。所恃以供軍實。寄流民為消息之尾閼。生機之碩果者。祇此淮陽通泰十數州邑地耳。當事焦勞累歲。經營而保障之。計至周。慮至熟。然而南氣北竄。患在眉睫。其禍猶顯而易防。獨滁陽一軍。耽耽密邇。患在腠理。其禍至隱而不可卒拔。宜今日淮陽通泰十數州邑之文武商民。惴惴焉皆滁陽是患。而若不可終日。顧滁陽之能為江北患。人皆知之。知其患而陽置諸不足患。陰求之使無能為患。則非人人知之也。夫滁陽以東南名盜。率一州兩邑歸命。朝廷西略盱眙。定遠。東克浦六天長。幅員廣袤幾千里。易置其官更。而衣食其租稅。大開植場。輩數百貨。聚牙森列。橫絕江淮。優然有方鎮割據之勢。其部眾號數十萬。未嘗隸尺籍。受

約束賄恣倥傯。來去自如。故九狀之賄。取道江浦而入皖北。巢舍諸處。彼不聞加遣一矢。議者疑其首鼠反覆。誠非無因。且揚營大帥逼處卧榻。與之積不相能。通更風影招搖。人言籍籍。彼藏怒宿怨已久。而又潁州就檻。公路歸田。益復無所繫戀。無所顧惜。一朝發難。狂寇叛將。連衡並作。長淮以南。非國家所有矣。然以為不足患者。何跡其反正滁陽數年之久。攻復名城。屢卻強敵。淮南亦稍稍賴之。徒以部曲日眾。無寸絲斗粟之受於朝。彼遂得網羅利權。厚自封殖。其人黷貨漁色。覬覦無遠略。非真有梟雄魁桀之資也。聞其初拜江南提督之命。志得意滿。升屋而歌。後參臨淮軍事。袁公實成之。彼銜恩次骨。唯諾惟謹。夫憑假寵靈。擅作威福。從古悍帥驕將。往往有之。而其貪惡富貴。感激知遇。與夫歆羨國家高爵厚祿之心。未始不可因而用也。今日袁公既歸。拳撫未至。彼方徘徊四顧。自危自疑。而見夫數百里內。有勳冠東南。望隆華夏。將帥供掃除之役。公卿居弟子之班者。固心傾氣懾久矣。誠能隱惡揚善。引而致之。或遣使獎勞。委任指臂。或騰書慰諭。披示腹心。彼必驚喜過望。以為相公用我。若魏延之從事諸葛。僕固之奔走汾陽。終身不敢有異志。更宜密諭揚州大臺。開釋怨嫌。聯絡聲勢。以張我犄角之助。即不然。使之優柔饜飮。無衅可啟。我得專其力於辦賊。大功既定。彼直机上肉耳。或者謂羈縻姑息。如秦貪狼哺驕子。養亂

縱姦非策之善。是則然矣。顧亦思從古處置反側之道。力能去則殺之。不則用之。彼巢穴已固。羽翼已成。度我之兵力能鉏而去之乎。不能去而聽其盤踞戶閭之中。孤立嫌疑之地。蘊憤積鬱。狡馬思逞。是猶虎已在堂。而復激之壞垣觸壁也。謀國深慮。當不其然。執事智深勇沉。長駕遠馭。事關疆圉至計。早已弭患未萌。語曰。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道聽臆說。悠悠無稽。觀縷所陳。用備採納。

金陵問答

寇默子薄游金陵。有逆旅主人過而言曰。自昭代龍興。吾江南沐浴生息。晏然不見兵革者。二百有餘載。劇寇壓境。三辰失序。金陵遂淪為異域。合東南行省甲兵財賦。將才物力之盛。誓師城下。喪敗相繼。蠹爾么麼。駸駸坐大。煩兩朝之宵旰。竭生靈之膏血。自癸丑迄甲子。十有二年。而始復失也。若隕箝之易得也。比推山之難天。不降康民其何罪。吾子積勞兵間。熟悉情狀。其能以金陵已事。諭予乎。寇默子曰。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賊萌芽乎金田。吃嗾乎永安。跳躐乎長泆。橫決乎江漢。其間命將出師。兵事連歲不解。功罪之逆。利鈍之機。傳聞異詞。請從蓋闕。洎乎棄武昌。踰彭澤。掠皖城。趨采石。舳艫千里。直指石頭。如飛蝗蔽天。莫敢仰視。猛獸出柙。市廛盡空。夫以江南恬嬉偷玩之俗。脆薄柔靡之民。倉卒遇敵。應時崩摧。勝敗之故。無

待著龜矣。蓋賊之觀金陵非一朝。取之以積威而據之以全石。謀京口略廣陵。職中原。窺牛壁。

天贊廟算。先機謀帥。琦文勤郡上之提。向忠武鍾山之師。夾江而陳。控扼南北。賊自是不敢過。蘇常高竇一步。吳越生民驚魂復定者。又七八年。然金陵依山阻江。城高廣甲天下。賊梁楊秀清以象祭之。安拱百萬之眾。據形勝之地。我兵初至。士氣單弱。中。

旨敦迫。嚴責師期。堅城在前。亡及久頓。賊得以其隙。悉陵楚皖。橫溢江淮。羽翼四張。爪牙森布。雖。

朝命重臣分路數討。而往來有牽縈之懼。彼此無聯屬之權。時域既分。事機屢舛。迨庚申辛酉間。官兵挽敗。江潮沉淪。賊意驕氣盈。酣養淫。

繼。無復關志。捐虜之責已盈。元元之禍應卒。冲聖當陽。時客方召。東南再遶。悉昇元。

臣。於是乘建瓴之勢。鼓行而東。盡滌江浙。直搗腹心。而金陵始復為我有。傳曰。多難興邦。殷憂啟聖。又曰。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何其盛哉。主人曰。寇之顛末。既聞命。

矣。抑吾聞之。向公嗟咤。暗將。和公亦身負重名。手握牙璋。冀行天罰。慨然各以平賊自任。而乃百計仰攻。僥得僥失。卒以囊底之智。受困潢池。覆轍相尋。其故安在。審默。

子曰。向公受任危難之際。奉命顛蹶之餘。方其下湯陽。趨建業。裏創疾。馳倍道追躡。始至江南。兵不滿萬。累戰累克。捷拔鍾山而守之。未幾賊由浦口分道北犯。浦東皖。

南。後先告警。羽書日數至。璽書懇讓。趣令濟師。良將勁兵。分援南北。無虛日。丙辰春。

夏揚鎮兩軍相繼覆敗。賊金涌不可遏。孤軍中懸肘腋。單露不能不左次以避其鋒。然且與疾視師。屏蔽南。帳中符印付託得人。而公亦從此逝矣。兵法云。揭瑕則堅者破。又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和公初克潤城。氣吞江表。大建旗鼓。會於金陵。時我師在城下者。裁五六萬。而沿江數千里。賊蹤延蔓。幾十倍其數。首尾銜奔。隱然敵國。為和計者。連衡湘楚。力爭上游。楚雖棄。迎刃斯解。是為上策。重兵扼徽甯。奇兵拔采石。水陸列成。賊使東。是為中策。全軍孤注。并力攻堅。外撲內衝。冀博一當。是為下策。且夫古名將之用兵也。浮厲其志氣。而勞苦筋力。內形既充。百用不頓。而乃開整梁園。星羅碁置。連營列柵。二百有餘。累備多則力單。戍久則師老。器窳敝而無用。士醉飽而就嬉。當事者且謂掩穴擒渠。功在眉睫。人人有裂土拜爵之想。而不知李秀成輩。方日夜聚謀。所以謀其後也。孰偏隅而昧全局。狃近功而忘遠略。債車負乘。又何責焉。主人曰。向公初薨。張高要名滿天下。厥後庚申之變。論者謂高要督師。必不至此。然則和張之優劣。可得聞與。客數子曰。和公初至江南也。高要已被總統之命。金陵將卒。皆其心腹。奉號令惟謹。和公沈深而機警。知三軍皆為彼用。且高要方受殊寵。負中外重望。遂一切委任之。推賢讓能。歡洽無間。高要忠勇善戰。輕財養死士。兩軍相角。當機制勝。一時罕有其儔。至於長駕遠馭。深心大用。善緩急之序。而決

成敗之機則兩公皆不能無憾。主人曰。吾聞庚申之變。和公擁餉數十萬。將士飢疲解體。東南半壁遂以不支。信乎。密慰子曰。和公天資刻深。自奉儉約。無聲色裘馬之嗜。甫受命渡江。與制府約。將帥主兵事。地方籌軍餉。嚴計水陸軍需。月五十萬金。糧臺籍其數。上之督府。督府以授藩覆核。革金常州。依時散放。各營并日至丹陽關領。而行閒費不名一錢。以若所聞。督師果擁厚貲。則當賊勢披猖。餉道中絕。懸金募士。何敵不摧。又安至徒手叫呼。上下坐困。而卒為悍賊乘哉。太史公曰。要之死後。然後是非乃定。夫受鉞升壇。膺丈人長子之任。全師失律。何所逃罪。乃悠悠之口。騰播無稽。一倡百和。幾成冤獄。嗚呼。亦可哀也已。主人唯唯而退。遂撫問答之語。綴為是篇。

繼嗣義例問答

吳昆田

或有問於余曰。自世祿廢。大宗不能收族。而支庶皆得立後矣。則人各親其親。各稱其稱。而宗法不幾廢乎。曰。何謂也。漢石渠議云。大宗無後。族無庶子。當絕父以後大宗。通典載田瓊之論曰。以長子繼大宗。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今制云。無子者。許令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也。宗法曷為其廢也。曰。絕父以後大宗。子之心安乎。曰。此不得已之舉也。宗子身隕。族無支庶。祖祀將湮。父心摧痛。故絕小宗以繼之。若有支庶可繼。則不得以小宗後大宗也。子夏曰。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適子不得後大宗。又曰。君子不奪人之宗。亦不可奪宗也。宗且不可奪。而況絕人之後乎。功令有獨子不得出繼之說。今不載而為之變通。其例云。如可繼之人。亦係獨子。而情屬同父周親。兩相情願者。亦得承繼。兩房宗祧。此即通典所謂以長子後大宗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之遺意也。又即孔子所言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專於東房之遺意也。惟獨子承祧兩房者。有大宗。有非大宗。例又云。凡獨子兼兩祧者。如係小宗獨子。兼承長房大宗。則應於承祧父母丁憂三年。所生父母降服期年。其同屬小宗。而以獨子兼祧自應仍以所生為重。為其所生父母丁憂三年。於兼祧之父母。持服期年。期年內不得應試出仕。其平日考試

報捐仍填所生父母姓名。如此宗法私情。兩無遺憾。善之善者也。曰然則以長繼長之說非。長房無子。次房不得有子之說亦非矣。曰此世俗之陋說。不足置辨者也。曰為人後者。父命之乎。曰然。孤子不為人後也。晉羊祜無子。撫兄子若子。及祜死。喪之若父。武帝命襲葬。執不從。曰為人後者。父命之。無父命而自為者。叛父也。曰若宗子死而無支庶可繼。可繼之獨子。又無父命。不將絕大宗乎。曰此則今制兼祧之說。所以盡善也。兼祧則不至絕其所生。而亦以延大宗之統。若所後者非大宗之重。又非絕無可繼之人。則雖身當應繼之序。苟無父命以臨之。而兼祧之說亦有所不行矣。曰應繼之序何如。曰亦於宗法求之而已矣。子夏曰同宗則可為之後。古大宗而外。又有四宗。曰繼高之宗。曰繼曾之宗。曰繼祖之宗。曰繼禰之宗。其序自近者始。如宗子無後。先求諸同父昆弟之子。無則及其同祖昆弟之子。無則及其同曾祖同高祖昆弟之子。今制云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總麻。如俱無。方許擇立遠房及同姓為嗣。此其正也。曰若是何以處夫繼愛繼賢者也。曰繼愛繼賢亦無子者不得已之至情。聖人之所不禁也。功令云若應繼之人。平日先有嫌隙。則於昭穆相當親族內。擇賢擇愛聽從其便。夫必應繼之人有嫌隙而後可。無嫌隙而出此則亦例之所不許矣。曰繼後則稱嗣父為父。於所生宜何稱。曰濮議或稱親或稱伯。皆非也。稱親

國朝文匯丁集卷四

名實論上

高延第

何謂名。曰工也。商也。農也。士也。習其術。為其傳。父師以是教。子弟以是學。所謂名也。何謂實。曰工必能操規矩。執繩墨。運斧斤。製器械。宮室商必能度貴賤。居奇贏。通有無。應趨市者之求。農必能辨土宜。識五種。知蚤晚。疾耕數耨。早穡而多穫。士必能立行誼。通古今。達治體。以任事而立功。人以求之。我以是應之。事業不同。而同歸於有用。所謂實也。今之為工為商為農者。其良楮巧拙。不盡如古。然其事粗修。故器用不乏。有無相通。田疇尚闢。名與實不甚相遠也。若夫所謂士者。吾惑焉。問其所業。自應試詩文外。所謂雜經辨志。知類通達。化民易俗者。無有也。問其所讀。自坊刻五經四書外。所謂朝經暮史。博考載籍。彈究百家者。無有也。以言乎立身。義利之不辨。是非之不知。賢不肖之不分。求其言為範而行為則者。無有也。以言乎立事。則山川不能說。祭祀不能語。禮樂刑政莫識其原。求其才兼文武。惟世所求者。無有也。此其實果何在邪。夫工商農之事。惟其粗修。故十人中有一二人冒濫園莽於其間者。主人猶或容之。使冒濫園莽。非其人。則主人必斥而逐之矣。是託其名者少。而為其實者猶多也。若所謂士者。其冒濫園莽。將居其十九矣。上之人曷從而辨之。又曷從而斥

之哉。今夫制藝本於唐宋之經義。其事非卑且陋也。然昌黎東坡已謂詞類俳優。怙
怙自慚。而汲汲於學乎。聖賢博通古今為事。故韓之布拾錢物鹽法准西兵事黃家
賊狀諸議。蘇之權鹽場務役法積欠水軍開湖諸議。昔人稱其識政體達時務。非經
生所能及。今人自揣摩一卷外。求其寓目於韓蘇著作。已為希有矣。尚望其會通古
今。操筆下議乎。五經四書。乃治己治人之本原。益非卑且陋也。然必明訓詁。識句讀。
辨異同。而後得其旨意。必驗之躬行。證之史傳。考之時事。神而明之。乃能著之於事
業。今也。据坊刻謬脫之書。奉前人一家之說。訓詁之未明。句讀之未分。何論旨意。剽
竊字句。塗附詞章。如畫家之有設色。曲本之有務頭。以為其體例當爾。而於一己之
身心。古今之事理。懵然若不相關。其稍知自愛者。拘牽曲護。守婦女之檢押。亦不過
如中庸胡公模校味道。稱鄉里善人足矣。安望其立功立事。禦災捍患乎。顏黃門有
言。漢時賢俊。以一經宏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該人事。用致卿相多矣。末俗空守章
句。施之世務。殆無一可。烏乎。循是說也。以求之。今人殆未嘗明一經矣。而遽加以民
人社稷之任。其不茫如墮烟霧者幾人乎。夫工而不能為工。則不得其直。商而不能
為商。則不得其財。農而不能為農。則不得夫食與衣。其敝也。絀乎人病乎己而已耳。
而人猶且受其病。至於士而失其所以為士。則天下胥受其病矣。而猶謂然。擁其

虛名肆於人上。而曰彼工也。商也。農也。粗疏苟賤。皆卑於我。而役我。奉我者也。竊其名者之計。誠得矣。取而任之者。果何所得哉。夫治天下之大端。有所謂職官。食貨。軍制。刑法。農田。水利。莫不有慎。核名實之道焉。然是皆所謂政也。人存則政舉。有治人無治法。有慎核名實之人出。則必以慎核人材為首務。而士者固人材之所由積也。士而可以偽為。則天下事無一而不偽矣。人見工商農之為偽。則訶而斥之。見士之為偽。則優而假之。底之縱之。以為我能愛士也。吾適見其責望於工商農者重。而責望於士者獨輕。夫輕之而以為愛之。亦名實實亂之一端也。與。

名實論中

飾於外之謂名。修於內之謂實。有其實者名附之。徒有其名者實去之。並其名亦不可獨存。是故開創之國務實。治平之國修名。中夏之國務名。僻陋之國修實。中興之國修實。積衰之國則實與名兩亡。縱覽古今。薄觀中外。其事可得而言也。昔周自不密以後。遷幽徙岐。君臣上下。惟以勤稼穡。修壘場為事。故其習俗純樸。信厚。隆然日。起。觀夫酌匏。執豕。供御粗略。則燕享之禮未備也。瞻原陟嶽。劬勞風塵。則和鸞清道之儀未設也。陶復版築。寢廟裁足。則宮室臺榭之制未盛也。其拮据奔走。多在積粟厲兵。開通道路。而一切制度文物。非強弱盛衰所系。故皆草創簡略。致其實者固不

暇致其名也。及其浸熾浸昌。至於文武土地日闢。馴至於有天下。可謂盛矣。然猶待三叛削平。徐奮底定。而後禮樂制作。以次修舉。至成康而大備。是所謂名也。致其實所以厚立國之基本。致其名所以宏有國之體制。開勅務實。治平修名。此其事也。由周而後。如漢如唐。其勅造經營。不盡若周。然於名實錯施。先後緩亟。固不甚相遠也。秦人以附庸立國。崎嶇戎翟之間。歷春秋戰國七八百年之久。中國日以文誥會盟為務。以華靡逸樂相高。秦處一隅。風俗朴陋。勤實常以夷狄見屏。而秦反以此發憤修政。繕甲兵。開阡陌。疾耕以養戰士。日臻富強。至孝公而大振。天下卒并於秦。始皇不維開基之艱難。而歆羨乎六國宮室玉帛子女之奢麗。遽自侈大。崇帝號。築阿房。標刻石之名。慕登封之盛。所以飾其名者。遠不如周。而本有之實已亡。故二世而滅。其後北魏金元皆起於荒裔。其肇基與秦無異。而崎嶇盤縷過之。咸能自振於一隅。而威制乎天下。及其建都中土。習於靡俗。承平日久。文物日滋。上下驕逸。至於弛武備。諱盜賊。恩加於非所。財靡於無用。一旦有事。逡巡畏縮。瓦解潰散。視昔之百戰不挫。困憊而能自存者。不啻霄壤霄壤之別。蓋其實久亡。所謂名者。尚不及漢唐而潰敗之禍。又加甚焉。僻陋務實。中夏務名。此其事也。漢宣帝起自閭閻。知吏治得失。民間疾苦。及其即位。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伎巧工

匠器械。後世鮮及。逮其末年。海內富實。信威北夷。匈奴分裂。單于稽首。為古今所罕。觀史臣謂其中興。侔乎少康。信矣。暨乎元成。忠佞莫辨。而匡張孔馬之倫。谷永杜鄴之族。徒以偽儒俗學。倡導人主。附下罔上。大權旁落。湛遠至於哀平。而漢之祚移矣。光武中興。并縣國。省吏人。文書調役。務從簡寡。除逗留。留故縱之律。責戢守禽討之效。至宮廟禮樂。猶多未備。而吏得其職。人安其業。暨乎桓靈。君不識是非。臣不辨黑白。公卿大夫。營己治私。求勢逐利。衣冠造請。填門塞道。觀中賢奸雜進。清濁混淆。方且飾濯龍祠浮屠。開西邸以驚官。啟鴻都以養士。浮誕相尚。正人恥與為伍。而東漢之業傾矣。中興崇實。衰世實與名兩亡。此其事也。由是觀之。實與名交致者上也。否則先其實。後其名。猶足以自強而致理。若夫事事存其名。而無一事有其實。欲以起積衰振極敝。是猶以南轅適燕。終古必無之事也。雖然。名實之說。人所習聞。而言之者。卒罕。何也。蓋實者。中人所不易。而名者。中人以下皆可託之以邀利。有為核實之說者。必群起而眾訾之。至於阻格廢罷而後已。彼秦之王猛。唐之李贊皇。明之張江陵。皆能行綜核之政者。當時蒙其利。而一身為怨府。致惡劣庸猥之人。每藉口以便其私。此剛毅艱直之士。所為撻撓流涕者也。此漢之中宗。光武所為不可及也。

名實論下

綜核名實。施於事為者眾矣。以辨賢不肖為亟。賢不肖之辨審矣。以考察功罪為亟。功罪之考察當矣。以信實必罰為亟。夫人果賢。則必行修而材能行修。而材能此上所急。欲任之以圖治者也。人果不肖。則必心邪而行汙。心邪而行汙。此上所急。欲誅之以示懲者也。蓋賢不肖實之在人者也。必任必誅實之在我者也。知其賢而不任。知其不肖而無誅。是有材者不用。有罪者逃刑。有善善惡惡之名。無善善惡惡之實。郭之所以亡也。然天下又有個儻疏辨。寬和潔清。若可以任重而圖大。乃一旦任之。黠者舞弊而作奸。愚者比周而保位。如張商英王文統胡廣馮道者。比比然也。有所弛不羈。樸訥遲重。若不足以立功而興事。乃一旦任之。建非常之節。持安危之重。如劉仁軌郭元振趙嘉呂端者。又比比然也。然則欲辨賢不肖之實。必以功罪衡之。而賢不肖之實真辨矣。賢不肖之實真辨。而不以重賞嚴罰隨其後。則有功者無以勸。有罪者無所懲。將賢者慙怠。不肖者橫恣。而國亦不可為國矣。古之善為國者。小善必錄。不以卑遠而或遺。微惡必誅。不以親貴而少貸。有以濫與苛為疑者。勿聽也。蓋不如是。不足以盡其實也。不盡其實。則忽於小者。不能成其大。略於微者。養之必至於鉅。大功不得立。鉅惡不可鉏。其幾皆自遺。小善縱微惡始。安得而忽之。或謂天下之大。萬幾之繁。中外官司之眾。欲一一察其功罪而賞罰之。此堯舜猶病。日不暇給。

之事也。烏乎可。曰。為此說者。不探其本者也。夫振衣者必挈其領。舉網者必提其綱。必責一人之耳目。徧察天下人之善惡功罪。誠窮年莫殫之事也。若夫日在耳目之前。朝夕與論可否。別是非。以進退人才。考核功罪者。亦不過數十人而止耳。此數十人者。既日接其言論。熟察其行事。則其人之邪正。與材之良楮。宜知之審考之當矣。一旦赫然明告於天下。某也善而有功。某也惡而有罪。舉重賞嚴法而加之。以顯示於眾。則此數十人者。必皆善而無惡。以此皆善無惡之數十人。各察其屬而舉錯之。則卿寺以下。悉得其人矣。公輔卿寺。悉得其人。則外之牧伯監司。亦必得其人。牧伯監司。得其人。復各察其屬而舉錯之。則守令亦必悉得其人矣。自公輔卿寺。牧伯監司。守令。各得其人。天下猶有不治者乎。而其要。又不過熟察乎數十人而止。可謂之繁且難乎。或又謂名實之說。本於管商。刻數少恩。非儒者教化為本。平恕待物。容眾於不能之義也。曰。此即奸庸之人。自便其私。巧說以塗塞耳目之計也。夫平恕待物。容眾於不能。此居鄉里無事權者。接人立教之事。非帝王有司之事也。帝王治天下。有司治一邑。尊卑大小不同。而同有分直枉辨良莠之責者。也是則曰是。非則曰非。善惡明白。誅賞立斷。不容少有依違姑息於其間者也。且也善而有利於民者。賞之。非為其有利於我也。惡而有害於民者。誅之。非為其有害

於我也。聖王立政。興賢能。簡不肖。法之施於卿閭者也。大比羣吏而誅賞之。法之施於朝廷者也。誠以天下者。古今四海共有之天下。法者。堯舜以來共守之法。天子且不能徇己意。以為輕重。蓋以代天理物之義。當如是爾。豈可反使公卿百執事之人。恣其胸臆以撓之哉。而又何病乎。濫與苛哉。今天下賢能之吏雖少。寬厚清謹之人。尚不為乏。而風俗日墮。奸民日多。所謂教化者何人乎。是又迂拙愚蔽之人。擬腐儒糟粕之說。以文拙欺世耳。夫執古之道。不可以治今。非獨百官有司之人不如古也。即草野之民。狙詐悍戾。其氣戕然。亦不類於古人。而顧欲以寬容弛慢之教條治之。是縱其相與為亂而已。曷足貴乎。且天下固多中人矣。彼見小善必錄。將自勉於善。雖未必大利於吾國。而其不為惡也決矣。況有功見知。悅以犯難。慷慨激發者已多乎。微惡必誅。必自歛其惡。雖未必盡遷於善。而不敢復肆於惡也決矣。況銷亂於未萌。鉏惡於其易。保全良愿者已多乎。夫天下之人。咸能樂事勸功。邪惡不作。日勉於善。而不敢肆於惡。雖三代郅治之隆。未有加於此者也。是固非刻覈少恩者所能致。抑豈託名忠厚。持祿養交。揮公帑以示私恩。縱奸民以為陰德者所敢望哉。且人之不循分好干求。未有多於此時者也。集詒之士。機豎之人。莫不躍然有放侈之心。勢利之望。其猶有所憚而不即肆其志者。恐一旦有操綜核誅賞之法。以繩我者。將利

不可得而害隨之。故往往沈吟前卻而不遽進。苟盡去其綜核之說。而恣其誕漫。則為善者愈少。為惡者愈眾。小人成羣。公道絕滅。雖堯舜在上。天下亦不可得而治。有世道之任者。其毋惑於奸庸之論。使使其私以貽患天下哉。

園砦說

園砦。陂壁。始於西漢之末。即古之所謂保也。禮記四鄙入保。鄭注鄙界上小邑。小城曰保。蓋所以衛民人。防侵軼。即先王設險保民之遺法也。秦人隴右。城戢豪傑。其蹟當廢於此時。西漢之末。赤眉銅馬之屬。以數十萬計。方羊天下。所至民物埽地。實後世流寇所自始。其時第五倫樊宏之徒。多築營塹以自全。晉唐以降。遂有陂壁主。主壕砦使之名。朝廷設官置戍。與城邑無異。明季張李之亂。河北之人。連小村為大村。築砦自保。伺隙耕作。多獲全濟。國朝嘉慶初。教匪擾秦蜀。歷年不能定。其後官教民立砦。堅壁清野以困之。賊遂破滅。道光中。當訪其事於土人。又有老僕年七十餘。少時嘗充勇目。習知其事。咸云賊之初起。無巢穴資糧。望屋而食。其時民皆散處。人畜被野。一聞寇至。相率遠遁。賊因聚而掠食。聞官軍至。則焚居室與餘糧。往竄他邑。所過為墟。被賊之人。無屋以居。無糧以食。無器械牛畜以耕作。不勝困迫。轉入賊中以求活。於是賊勢益張。長吏坐孤城。四望皆白野。惴惴自守。猶恐不能保。無敢言擊。

賊者官軍尾追。每苦糧運不繼。奔走飢疲。銳氣益衰。賊乃始敗官軍。破城邑。其事益棘。於是中外合議。教民依險築砦。聚老弱資糧於其中。簡其壯健者為練勇。使之固守。於其外當路之砦。分寄軍儲甲仗。以官守之。當逐戰時。砦人結隊以輔官軍之勢。兼護軍儲。轉相傳奉。師得宿飽。而賊所至皆清野以待。其險阻又為圍砦所據。攻之則無以為資。舍之則無所宿頓。始大敗潰散。故蜀中團練之法。迄今未嘗廢。然則圍砦之設。不獨民自為衛。亦所以折賊鋒。輔軍勢。與城池相為表裏者也。其法於中原平野無險阻之地為尤宜。而能措置於無事之時。則尤便。或謂團砦立。則豪暴者多主其事。或藉以合眾生事。往往功不補患。嗚呼。此淺慮之人。因餽廢食之說也。夫十室之邑。必有條教。百夫之長。必具約束。況乎合大眾。聯百城。豈聽其自為廢置。漫不相知。苟幸其無事而已乎。且夫天下所以多事。由於吏不奉法。吏不奉法。則軍治失當。疾苦不聞。民罹水旱飢困。而不知省。則怨毒疾視。而仇其上。及其有事。又莫不畏縮。掩覆。媮安於一時。終不敢出身犯難。為國家計久遠。審其如此。則雖如秦之墮名城。殺豪傑。隴上較耕之人。猶足以作難。豈必圍砦團練而後能為患哉。人徒見今團長練總往往豪暴武斷。梗治犯法。因謂團練不可立。不知今之團砦。皆初於多事之際。夫多事之際。法禁必弛。莠民必多。其人大抵喪家失業。輕生習亂。號召烏合。無所

系屬此所謂與亂同事。烏得無爭且亂哉。若其未亂之始。家猶有蓋藏。人猶知畏法。誠能於此時號令天下。仿古城保之制。量其人民眾寡。田疇遠近。設立團砦。守禦之具。聽其人之自置。推其中為眾所信向者。二三人主其事。而上其籍於官。稍以軍法節勒之。使略知守禦攻戰之說。凡盜賊異端之竊發。責其同察。而寬其實罰。長吏暇時巡行其地。省其農桑。詢其疾苦。諭以奉教令。安生業。與守望賑拯之義。官與民相習。民與民相親。凶年有所備。亂至有以弭。民將趨之不暇矣。至於梗化生事之人。何地蔑有。在於隨時詢察。正其罪而誅之。甚者比其人而殲之。勿少縱舍。則犯令者自布。如是則磐石之固得。堅凝之勢成。又何至於一夫發難。糜爛半天下。而後以一切苟且之法治之哉。且天下治亂之故。非可以一端盡也。大抵承開創之後者。其治在於休養安靖。培其元氣。使之敦龐純固。而後可與興太平之理。承中衰之後者。其治在於整齊嚴肅。振其惰氣。使之奮迅興起。而後可與圖未來之患。昔天下當多故矣。及大難既夷。團砦團練之法。未具而旋廢。人情偷惰。吏治廢弛。民氣萎靡。盜賊充斥。會匪集聚。反有甚於未亂時。是安可不急講夫振之之術哉。夫必欲汎樓船。勦奇器。逐利於不可測之地。以決一旦之命。此吾之所不得為者也。修政事。固民心。崇本業。謀富強。自立於不敗之地。以折狂謀而銷兵氣。此吾之所得為者也。苟知圖其所得。

國朝文匯 卷四

六

國學扶輪社印

為則凡利國家便民事者皆可舉而行之。內患不生。即外侮不作。長久不拔之基。固已具矣。又豈獨一圍岩之廢興而已哉。

輓船說

江干阻風。登岸閒眺。有大編溯流而來。隄上二人吹角導其前。牽百丈者數十百人。唱督護歌。踵其後。詢之居人。蓋某所大吏過境也。其舟容與中流。久而稍前。頗怪牽者多而行之緩也。及其近而察之。則數十百人中。僕者眇眇。跛者脰大如股。病而呻者。飢而啼者。號寒而無禪者。十居其九。或行數步而仆。或履凶而顛。或疲不能步。以肘加纜。聽人曳之。而後舉足。或脫輓絙。下堤而奔。伍伯二人執扑先後督之。有情者則捷之。見逃者追。止呼之。於時唱者呼者呻者啼者。震沸於路。去官舟百許步。舟中人寂然若勿聞也。仆者逃者多。伍伯畏責亦擲扑而逸。久之舟過。逃者自草間出。詰其狀。輦慶言曰。我曹皆飢民也。官舟過境。例有牽輓。視其官之大小。為輓者之多寡。隸胥恒驅我曹供其役。人與錢五六十。粗給一日食。官錢例有費。層遞折扣。人率得十數錢。不足一飽。大吏僕從舟子倚貴勢。多齎百貨。冀免權稅。邀厚利。雖輕舟與重載無異。又其所至。徵求犒給。皆醉飽騰逸。不復以篙舟為事。以疲民而曳重載。加以飢寒。故舟不能進。往往不終事而逃也。所幸達官貴人。坐不窺堂。守吏思卒。不暇

左顧遂得罷草間求活耳。路人聞其語莫不歎息。有賣漿者憫其饑出粥食之。役者又言曰。大吏取人於州縣以供役。越事也。守吏役人以應大吏之求。奉上也。出錢以當身傭之直。卹下也。皆非有意於厲民也。然疲百人之力而舟不加進。日費數緡而人不飽。守土者終日張皇道路而上下不見德。徒令我曹忍飢而供此無益之事。寃哉。何時而得休乎。語訖趨去。聞者皆歎息不已。退而書之。因語座客曰。徵調以越事而適得遲滯。勞人以奉上而適得弛慢。給賞以惠下而適得苛虐。名實不相應。至於如此。則何如止牽輓罷役徒。省庸錢。轉得相安於無事邪。客曰。如誤程期何。曰。長江大河。旅客商賈。舳舻銜尾。上下數千里。予嘗見有必檄一吏調一夫而始進者乎。此固不待見聞聞而可知者。特難為不聞不見者說爾。客聞良久。作而歎曰。今官府事名實不相應者。比比皆是。被其禍者。豈獨此十百飢氓而已哉。雖聞此語。將奈何。遂相與閤默而罷。

讀縱囚論書後

文忠此論。特假往事。以明治天下之正法。且為當時一歲再赦發也。觀末篇議論。其規切時事之意。益可見矣。或乃藉此以疵議太宗。則所謂癡人不可與說夢。而於太宗當日情勢。亦有所未究也。夫古來官吏縱囚。去而自歸。史傳多載之。不獨太宗為

然豈盡如文忠之論。皆陰示以來而赦之之意。而後出於此乎。觀太宗欲伐高麗。即國少年千百為輩。結束資裝。自申有司。不須縣官資糧。願致死遼東。此又孰為招致而為此乎。夫從古開國之君。其所以聳動天下者。自有一番氣概。而且法令簡易。君民氣息相通。故其感召甚易。未可以末世說薄苟且之情測之也。當慨自宋以來。惟以文書法令為事。君民之間。格塞不通。其賞之也。以為法令應爾。非人君所得而奪也。其罪之也。以為法令應爾。非人君所得而加也。舉古今帝王振厲天下之術。一歸於法。人君一無所與。天下之人。亦規規然惟法之知。而視其君不啻虛器。偶人。略無所感動於其心。偽巧相遁。真意日漓。在上者無忠厚惻怛之風。在下者無激發純固之氣。上下維系。絕滅已久。豈徒不及三代。其去漢唐亦已遠矣。世之愚儒。乃轉以此為從來聖賢治天下之公心公法。無庸一人措意於其間者。獨不思用法者。非天子與有司乎。夫天子以為不可措意。舉而歸之有司。有司以為不可措意。而授之僚吏。僚吏以為不可措意。檢校格令。舉而加之於百姓。誠所謂至平至公矣。然於古人振作鼓舞之意。已不相侔。且苟為如此而後可以治天下。則雖遠蔭戚施之人。置簿書於其前。亦可以興鄧治。召太平。又安事夫選賢良。招武猛。博求於簿書文具之外為哉。況天子雖不措意於其間。而彼公卿大夫百司之人。高下其心。以市恩立威。而罔

勢利比比然也。是則法令者。天子不得尺寸踰而下之人。反得而竊之。雖有一二奉公之人。固已不勝百夫之撓。又況此一成之法。本不足以盡天下億兆人之情乎。世儒不察。見古人於刑賞之間。偶有一二操縱不如法者。輒舉正法以繩之。是惟恐文書法令束縛之。不固而欲上下之人。賢賢然不相知。而惟法之從。至於人心愈偏。人材愈狹。其久也。並此區區之法。亦名存而實亡。其為禍豈淺鮮哉。學古之士。慎勿徇一人一時之說。而昧於治御天下之大權。則神明不滯。庶可與語通變不倦之說也夫。

書馬文淵語

稼軒讀呂成公隨會能賤而有恥文。舉馬文淵語來詢。因檢伏波傳。凡人為貴使可復賤。如公等欲不可復賤。語答之。按成公此論。精當峻切。可為百世箴砭。而伏波語梁竇。則引而未發。輒申其義為之說曰。人必貴而能賤。然後能全其恥。若欲長貴不復賤。則必至於無恥。而後天下且被其禍。伏波此語。固不僅為貴戚安全之策也。試觀兩漢卿士大夫。罷官則退耕於野。或築壟牧豕。傭保雜作。以自給。此皆世人所謂勞苦困辱之事。中人所不屑措意者也。不知惟能如此。故當官則計日受祿。不以財貨自汙。履正奉公。不以利害自怵。義所當為。斷而敢行。雖殺身亡家而不顧。當世賴之。

後世紀之功著於一時。名標於百祀。豈以區區一官之有無為榮辱而挫其志哉。自世人以一官為性命。雖窮巷繩樞之人。一旦策名居位。頃忘其所從來。志滿意得。踞公府為家庭。倚吏胥為爪牙。待僕從如子弟。視部民為食邑。窮泰極侈。恣睢僇蹇。日習日忘久矣。不知其非己所固有也。及一聞仕塗有罷黜。則悚然骨驚。諂附權貴。交通賄賂。以保祿位。百方積貨。廣植財產。冀為他日歸老之資。家人亦習其如此。故雖老病將死。猶戀棧不忍去。偶欲引退。妻子親友奴僕。百方阻之。必使老死而後已。其竊居公卿者。亦以保富貴。蓄妻子為事。雖跛曳階陛。瞋睡殿廷。為道塗所指罵。終不甯言休官二字。皆不使復賤之一念誤之也。嗚呼。一身不自主。猶能輔國保民乎。自昔少時所見大僚守令多如此。無有出身犯難實心為國之人。每與友人言及。輒太息。以為天下將有亂。不數年而大盜起。向之擁厚貲。稱貴人者。或躬為賤役。因奴而不恥。前車已折。來軫方邁。豈必如是而後謂之真貴。彼服勞執業。自食其力。於人無干求者。反謂之不知恥哉。讀書立節之士。苟即能賤而有恥。與貴可復賤之說。深思而詳味之。毅然以古人自期。將一命以上。皆能有所樹立。而窮巷繩樞之人。知服田力穡。乃古昔賢士大夫。藉以潔身全節之事。雖處貧賤。錚錚佼佼。自不與凡民同科。將無往而非掉臂游行之境矣。

上制府曾公書

楊德亨

客歲五月間。過不自度。奉書上瀆。鄉人自省垣來。乃知今二月間。始獲上塵清鑒。近有洋夷猖獗於外。粵匪蹂躪於內。勦捕之宜。日煩廟算。攻守之策。時勞帥衷。而亨之所奉以上聞者。顧乃一語不及時事。蓋不敢遽及也。夙昔既無相知之素。實望復無動聽之階。遽及之。將或言以人廢。而亨之所欲及。而不敢遽及者。又非可以不廢。可以廢之言也。茲極遲江右。幘幘字下。已逾年餘。讀書之暇。側聞二三父老。歌頌德政數大端。不禁狂喜鼓舞。謂古大臣固自有真。而非可以尋常意度也。亨布衣窮居。環顧時事。每當歎歎興歎。蓋有痛心疾首。積十餘年。而無可告訴者。以為不得其人。雖矢誠再三無益。徒自辱耳。今幸得遇執事。請盡布其區區之忱。竊以為世道之治亂。由於吏治。吏治之純駁。由於人心。而人心之邪正。由於學術。學術者。人才所由以成。風俗所由以美。撥亂反正之功。所由以建也。方今天下之患多端。其關係重大。受病在本原之地者。無過學術不明。議者以洋夷粵匪之為禍。日苦乏才矣。亨以為不救轉學術。則人才無由以成。日患餉缺矣。亨以為不救轉學術。則良吏無從而得。富民因以富國之術。無從而知。今有病證於此。為熱也。而投之涼劑。為寒也。而投之溫劑。此醫道之常。無足異者。良醫則不然。不拘拘於寒熱外見之迹。必深探其寒熱之

所由致與其所終極者。因以得其本原所在而治之。則病愈可以收全功。可以無後禍。今天下洋夷粵匪。寒熱外見。病證也。學術不明。則寒熱所由致。與其所終極。蓋本原所在也。賊來而勦之。賊去而撫之。今日復某城。明日殺某賊。蓋熱而投之涼劑。寒而投之溫劑也。濟急則在一時。除患則在外見。是豈可謂非勞績。寧以為不得本原所在而治之。則扶東倒西。無以收全功。止亂生亂。不能無後禍。夫士子所讀。乃四子書。所為文。號為代聖賢立言。而寧顧以為學術不明。且以為此蓋洋夷粵匪之亂。所由致。與其禍所由終極。則何也。書同學同。而所以學之志不同也。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學成。則惟吾之所以自成者。以及乎人。志者。志此而已。今則不然。志不存乎聖賢。而存乎科舉。如此雖日讀聖賢書。要之只是名場而已。利數而已。以此求名利之心。居家為子弟。必逆必傲。以此求名利之心。在朝為官吏。必貪必污。欲求不負國家得乎。不禍斯民能乎。古今之念切飢溺者。皆古今之塵視軒冕者也。古今之得失心熱者。皆古今之蠢賊內訌者也。天下如是其廣。仁人義士英才大略如是其多。即如粵匪煽亂以來。所在殺身成仁者。不可枚舉。豈盡名利之徒。而寧顧以為學術不明。且以為此蓋洋夷粵匪之亂。所由致。與其禍之所終極。又何也。書同學同。志亦或同。而所以為學之功。則大不同也。夫能廣人才擴人心者。古聖賢實學也。其為體也。則仁

義禮智其為用也。則修齊治平。實盡其心於戒慎恐懼之中。實踐其事於日用行習之地。處則純儒。出則名臣。天下有身踐其事。而心昧其理者。未有不身踐其事。而能心通其理者也。今民間構宅舍。進良工而授之任。良工直任之不解。無難色。然逾數印宅舍告成。一一如初約。良工胡乃竟能如是。今日所任。乃平日所素習。有定程有定守故也。天下一大宅舍。今天下亂矣。起而任事者。能如良工之必告成乎。能如良工之直任不解。無難色乎。生才足濟大事者。千萬人中間。或偶得一二。然不充之以學。能如良工之一一如初約。不爽毫釐乎。是豈我士子之聰明睿智。反不如良工耶。又豈天下之成。其難易之故。果非成宅舍比耶。無他。平日所為。悉心力以圖之者。求名求利之文。而家國天下之實用。未嘗一刻入其心。以為稍入其心。則文不工。而名利不可復得。夫一技一藝之末。猶不可以倖成。家國天下之大。經濟之重。而猥欲以不事事者。坐收成功。亦見其惑矣。一旦任之家國天下之事。固宜其茫然失措。而不知所守也。農夫也。一旦而授之女紅。閨女也。一旦而授之農務。心手兩窮。倉皇四顧。情景殆復類此。昔楚漢之際。亂極矣。高祖得三傑。而天下平。漢之中葉。亂極矣。光武得鄧禹諸君子。而天下平。隋末亂極矣。太宗得王魏房杜。而天下平。此真成宅舍之良工也。後世震其功業之赫赫。必曰此蓋天生異人。而孰知其養晦時學。間成就固

不可誣也。諸君子學業所由。今雖不可復覩。然歷代名臣集具在。如諸葛武侯陸宣公范文正公韓魏公王文成公。其學術底蘊可覆按也。皆非無本之學而能成功者也。文成以三千散卒。破宸濠十萬精兵於鄱陽湖中。如操左券。其時兵將調遣之後。銳礮聲震遠邇。陽明與其徒講學中軍帳下。儼如常時。心定故也。事習故也。我朝開國之初。大儒輩出。其尤著者。湯潛庵陸稼書李厚庵張清恪諸大儒。後先繼美。德業功業。卓然可師。一時風動。士知實學。康熙雍正乾隆嘉慶二百年間。士風吏治。比隆三代。迨道光以後。漸陵替矣。士不知以體用為學。吏不知以君民為心。而洋夷之毒。乃遂乘之以入。毒已入。謀之不得其術。用之不得其人。而鎮江甯波之禍。乃遂因之以作。然禍猶在洋夷也。迨至外禍作。而粵匪伺間。竄然內變矣。然變猶在嶺外也。迨至內變起。而奸民乘利。紛然從亂矣。吳楚之地。乃遂漸以糜爛矣。東南至此。可勝痛哉。江河之成也。起於細流。斧斤之尋也。起於毫末。洋夷粵匪之煽亂也。起於士不以體用為學。吏不以君民為心。然則前所謂方今大患在學術不明者。不信然與。國家科歲試鄉會試。率以四子書課士。輔之以五經。佐之以策論。而又以十二年一拔其萃。而又不時特選其優。無違聖主登極。復又重之以孝廉方正之舉。品學兼崇。才德並錄。其法不為不備。國家所以收多士之慶者。有以此。今之取士之法。猶是。

盛時之法。而學術乃至不明者。又何也。法具令具。而所以鼓舞於法令之外者。不具也。古聖賢之臨谿。鎔天下士也。不恃法令。而恃精神。其或好或惡。進退榮辱之間。常有以鼓舞天下。使之共相樂於為善而不自知。蓋在上者好尚之所注。即為在下士子風化之所趨。此中感孚之故。固非俗吏拘拘法制中者所及知也。今天下士大夫。吾見其以科甲為榮矣。不聞其以聖賢為榮。父兄師友。聞其以科甲相勸勉矣。不聞其以聖賢相勸勉。凡以朝廷之所好。草野之所榮。在此而不在彼也。如此而猶能一以聖賢為學。絕不為世俗榮辱所搖奪。此惟生有聖賢者能之。大臣之有風化之責者。宜宜盡以生有聖賢。概期之天下士哉。近日學使蒞臨。亦或有見於此。試士時間。以小學性理命題。意在提倡。不知上之化下。下之應上。精神全在法令名號之外。徒以名號求之士。亦以名號應之而已。陶鎔無具。古聖賢體用實學。其將何以明乎。執事為東南司命。上則聖天子倚為心膂。下則百萬生民奉為父母。治軍馭將。賞罰不以私親故。愛民重士。小惠不以掩大德。凡所以為生民圖萬全者。無不詳盡。矧此本原之地。甯非經綸所及。敬敷書院。見在開課。議者漫謂執事借此錄才。兼以恤士。寧則以為際此軍務倥偬之日。干戈擾攘之時。而急急以考課為事。微意所在。必當深。有見於本原之地。蓋以培養人才為國家之用。其精神鼓舞。必當大出尋常意計。

之外俗吏斤斤詩文之為。豈足以擬吾執事。以亨之。不智。而猶見及此。矧執事之聰睿四照。問世一見者哉。友人候選知縣陳睿。四品卿銜楊橘。簿承乏幕下。亨去歲曾以學術之弊為言。蓋深望二君以振興學術。為進言第一者也。見在書院開課。似宜於士子中擇其有志質近狂狷者。別為一室。授以古聖賢體用實學課程。使之併力致志於此。不以時文第其高下。惟觀其志趣之所存。學業之所專。才略之所發。見拔其尤者。優之禮秩。其於海內英傑來見者。學術各有不同。執事俱引而歸之於明體達用大道之中。如此行之四方。宜有聞風興起者矣。朱子與劉共父書有云。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為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此數語者。人心風俗所由以轉移。而學術所由以救正者也。蓋古聖賢所以鼓舞天下。使之共相樂於為善而不自知。其道莫神於此也。生年二十九歲。困極發憤。始以窮經為事。三十五始知有體用實學。嗣後用志漸知向裏。益徧讀諸先儒書。識解雖增。氣象終愧。遭亂轉徙江右。困苦流離。而讀書之功。不敢一刻少懈。間有所見。輒自錄存。謹呈上讀。王陽明某拙語讀善海圖編拙語二冊。軍政之暇。乞賜披覽。夫黃緣之習。君子所謹。假憂國之公。濟黃緣之私。生之所大恥也。憂國一念。賢愚所同。避黃緣之嫌。沒憂國之實。又生之所大不忍也。茲

幸故鄉蕩平。將挈眷歸籍。迂道赴省。應學使試。循例當貢入成均。先期齋戒。積誠謹以十餘年。所蓄無從告訴者。布之執事。不勝惶恐之至。

上何小宋制府書

亨無斯民責。日抱斯民憂。然迂腐學術。無當時宜。獨曾侯相忘分下交。時或少效區區。而執事夙昔垂愛之殷。一如侯相。往歲台從過金陵。亨破例先行謁見。今年三月。執事由蘇撫權任江督。亨尚未晉謁。先陳明所知人才。凡此皆為國報從前知遇。亦或藉此少為斯民分憂也。此時心所欲言。不一而足。而未敢遽發。蓋由同治五年以至今日。四五年契濶。彼此相知相信。未知能否如舊。是以欲言而仍中止。四月十八日。荷蒙枉顧。二十九日。亨晉謁。復蒙優禮。一如在安省時。足徵夙昔愛士之深。不以分位崇高。少改常度。而心所欲言者。由此動矣。五月十六日。因事晉謁。語次偶及去歲上曾侯相條陳比蒙索觀。竊以當今時事。朝政清明。內外大臣。和衷共濟。中興氣象。誠堪歌頌。惟根本之地。似覺不無可憂者。此意藏之心數年矣。同治九年。侯相回任江督。亨略發其端。未嘗盡所欲言。亟慎之也。茲幸遇執事。誠切愛民。又深信亨。諸凡陳論。皆發於斯民一念。特為敬陳之。如是也。可否分別奏聞。庶幾朝廷設法防微杜漸。永保無疆之休。如非也。請置之。一士子不以讀書為事也。昇平以復。士子

爭趨捷徑。意圖弋取功名。功名心熱。志趣流於卑污而不自知。其間稍有氣骨。不逐時趨者。反或笑以為迂。將來士風日下。不知何所底止。庠序中無純儒。朝廷上焉得有名臣。此根本之地。似覺不無可憂者一也。一儒學教職。不以表率為心也。亂後仕途太雜。捐納保舉。紛紛然來。大府憐其清苦。委曲調劑。於是委署者不問賢否。例準送考一次。是明以教職為利藪。上以利藪處教職。教職亦因以利藪自處。而表率二字。不復問矣。教諭訓導。名義森嚴。一變而敗壞至此。此根本之地。似覺不無可憂者二也。一學政大員。不復顧名思義也。學政一官。為極清貴之品。朝廷特重簡放。亂後舉行考試。所有一切陋規。不蒙體恤。稍減乃反加重。且不問官紳能否應付。而以如此清貴之品。行為乃與市道無異。致令有心隱憂。無知迷為笑柄。此風一播。將來必致浸成。上下交征。利世界。此根本之地。似覺不無可憂者三也。一人才造就。無法。將漸至空虛也。無文猶興。惟豪傑之士。下此皆賴君相造就。中興人才濟濟。胡文忠曾文正二公造就最多。文正公造就苦心。吾所親見。文忠公行世遺集。讀之猶使人鼓舞興起。二公既沒。此風遂衰。國家所以造就人才在學校。今學校未足恃矣。所以拔取人才在科舉。今科舉又未足恃矣。功名一途。將襲取者可以倖獲。是驅天下之士。相率共趨於襲取倖獲一途。而實學不復問矣。造就無法。人才將漸空虛。此

根本之地似覺不無可憂者四也。一良吏不獲久任也。衙署如傳舍。雖伊周無能奏功。昇平以後。仕途人員擁擠。大府憐其清苦。委曲調劑。於是委署者無問賢否。例準取漕一季。竊以州縣為親民之官。矧經變亂。急須良吏培養元氣。遽轉太煩。何能有濟。上下不以民生為念。只圖調劑候補人員等而上之。朝廷於督撫大員亦覺遷轉太頻。此根本之地似覺不無可憂者五也。一劣員不見參劾也。亂後餘生。百方栽培。猶懼無以生全。而劣員虎狼性成。侵漁計熟。不以百姓為赤子。而以百姓為魚肉。所在多有。而桀黠者往往借整頓好名目。巧圖剝啄。為蒙蔽計。百姓恨入骨髓。無能上達。大府因亦漫信之。而不察其實。即明知之。亦或強為容忍。不冒深究。而地方於以糜爛矣。大府日以緝盜為心。而無形之盜。潛藏於州縣中者。乃不委員密訪。懲一警百。在大府亦或發於寬厚為懷。要之不察吏何能安民。不除暴何以安良。此根本之地似覺不無可憂者六也。一釐金承辦失體。漸失人心也。抽釐助餉。中興藉以成功。惟行之既久。弊端叢生。邇來起比較例。弊更加重。商民頗多怨言。大抵利歸中飽。怨歸朝廷。往年初起釐金時。大府明諭百姓。以國家抽釐。蓋出於萬不得已。軍務一平。當復舊章。茲軍務可謂少平。不但不復舊章。收數反更加密。若不及時酌量裁減。妄籌持久之策。恐東南民生日見剝削。即協餉一宗。亦非東南所能久任。竊以

為中興得力。固在釐金。此後失人心。傷元氣。亦在釐金。見在督撫大員。大抵從艱難困苦中來。而承辦委員。亦半係讀書人。為弊尚輕。將來勢隨時變。利權一入小人之手。禍不可勝言矣。此根本之地。似覺不無可愛者七也。一農夫不耐作苦。動起妄想也。本朝立法。最重培植元氣。

聖諭十六條。深入人心。乾嘉年間。風醞俗美。幾於比戶可封。其時農工老死田間。日得錢三四十文。心願已足。毫無別想。亂後人心大變。無復從前渾龐氣象。時有不靖意思。推其根原。蓋由於軍務一興。開出功利世界。此根本之地。似覺不無可愛者八也。一田畝不值錢。將漸荒蕪也。曩日風氣。我皖南最重田畝。民間有富字田打底之歌。往往祖父勤勞積累。置田十餘畝。池塘灌溉。桑麻樹植。百計經營。不辭勞費。子孫世守。永為恒業。此風猶仿佛古者重農之意。蓋由本朝立國。最重農桑。永不加賦。著為律令。邇來不然。轉有累字田當頭之謠。年豐穀賤。按畝私派者多。而地方官復不免有照畝攤派之舉。若不嚴行改正。將恐羣以田畝為畏物。而漸致荒蕪矣。逐末風盛。務本意微。此根本之地。似覺不無可愛者九也。一湘淮軍營習氣。宜預思化導也。湘中民情。夙稱渾樸。兵興以後。大半從戎。國家得其死力。削平大難。而地方風氣。因以大變。淮南亦然。享以為席百戰之餘威。而加以驕淫之氣勢。必難靖。見在功成宿將。鄉居度。必有潛移默化之妙。宜讀詩至秦風集

註有云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蓋由雍州水深土厚其民厚重質直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吾於湘淮亦云宜及時化導若不及時化導深恐習氣漸染流弊必多此根本之地似覺不無可憂者十也凡此十可憂讀書之暇偶一念及深為寒心蓋嘗靜思其所由致而熟籌其所由弭自古臨厚之風百年培之不足一旦敗之有餘

本朝 列聖相承一切胥從根本培植法良美意遠邁漢唐近因軍務繁興大開保舉之例一時得人最盛而風氣之敗實由於此州縣差為人人妄徵督撫之俸數百金不滿意人人隱懷巨萬之想寧撫時興感追憶從前醢流大異見在軍務告竣保舉停止而風氣猝難救轉凡十可憂之所由致者蓋如此也咸豐八九年間寧挈家轉徙靜觀時變審思預有以弭之以為人心所以正風俗所以厚人才所以成罔不由學前此學術敗壞釀成亂階當今日而思奏功功成而無後禍端須整頓學術自古創業而不由學必無以肅清亂源數年之後亂端將四起唐之肅宗代宗是也遐想乾隆嘉慶年間家給人足風醕俗美治平之盛幾於唐虞耳貞沐德化飲水思源蓋由順治康熙創業之始 聖君賢相專一講究朱子正學故立國大體創始制度盡美

盡善傳之數百年。永無流弊。可見治法必由治道。治道必由正學。遠徵之異代如彼。近稽之 本朝如此。其已然之效。蓋有厯厯不爽者。即如粵匪亂起。東南半壁。人人富為大清民而死。不甘從賊而生。英雄豪傑。恥為賊用。此豈能倖致與。享壯年讀書。專務窮經。而以 欽定七經為主。其間異說紛紜。凡經 御案折衷。罔不意味

深長。道理歸於至當。久之漸次讀及學政全書。又久之恭讀朱子全書 御製序

文。仰見崇儒重道。確宗朱子。其間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聖訓可以模

範百世。論者徒稱美 本朝真切愛士愛民。而不知由於創業之始 聖君賢相

專一講究朱子正學。故能灼見民為邦本。本國邦寧道理。不為一切歧途所惑。嗜欲

所奪。功致所由。不可誣也。今 國家中興。名為守成。無異創業。粵匪捻匪回匪蔓延

十七省。數年之間。一概蕩平。武功可謂極盛。然以武功定天下。要必以文德安天下。

文德者何。學術是也。亨不揣愚賤。輒為 國家求長治久安之策。深願執事奏請

朝廷。恭奉國初為法。大端治道之本 朝廷知學。自能慎擇師傅。輔導 聖德。聖

主知學。自能正身為天下先。所有立法用人。自能克去己私。一出於公。內而宰輔。外

而督撫知學。自能正身為屬吏倡。所有因革黜陟。自能從民生起見。毫無不明不公

之處。毫無瞻顧遲疑之意。大小臣工知學。自能誠心為國。曉然共知民為邦本。一以

民生為心。凡有益於民生者。極力興之。有害於民生者。極力除之。不至於急進。亦不至於因循。大小臣工。本真切愛民之隱。正身率物。士庶自然風動。無煩家喻戶曉。自內而外。由上而下。罔不知學。有治人。又有治法。而所謂十可憂者。自默消潛化於不知不覺之中矣。伏惟 皇上登極。立正姦佞典刑。軍興以來。專任曹侯相。一切簡放。大員皆密 旨下詢。而後施行。九年山東丁撫軍奏聞奄豎一案。立即就地正法。今歲曹侯相捐館。立起彭宮保出山。巡閱水師。揣 朝廷用意。似覺不徒巡閱水師。兼資彈壓東南。即執事忽於往歲調任蘇撫。與江督切近。 朝廷似亦有意。凡 宸衷默運之處。蓋具有知仁勇全德。故能知明處當如此。且 登極之始。首擇師傅。倭中堂等朝夕輔導。度 朝廷於學術。當早視為立國第一義。大臣幸遇 聖明如此。誠能破除安常習故意見。而進以法 祖之義。必當立蒙 嘉獎採用。特惠見不及。或雖見及。而不肯為 朝廷一陳明耳。往歲亨旅寓皖省。其時執事職任方伯。約束州縣十餘條。簡拔良吏。游子岱於政績未著之先。即此一二端。足徵素蘊。然而其時上有督撫。分位所在。終難直行己志。茲則可以直行己志矣。論者謂四匪未靖。海氛方烈。當以富國強兵為要圖。然自古聖賢處變之道。總以內固根本為首務。根本為何。學術是已。學術者。人心所以正。風俗所以醕。人才所以成者也。人才盛。不以富國

強兵為事。而國之富。兵之強。無一不由於此。何患內訌。何患外侮。論者又謂整頓學術。一論意在治本。未免曠日持久。見在治標方亟。不宜緩圖。不知君相學問。在實事上辨是非。在此心上辨公私。此志一定。立見整頓。無曠日持久之可言。即如十可憂中。有須奏聞而權不在己者。有無俟奏聞可以直行者。寧以為一面宜分別可否奏聞。一面就力所能及整頓。整頓一事。可以少為斯民分憂。即是整頓學術中一端。所爭只在實事上辨是非。在此心上辨公私耳。而辨公私尤為辨是非根本。寧質庸學淺。兼少閒思。今年六十八歲。精神衰損。學問荒落。已成老朽無用。徒以斯民一念。日履夢寐。夫上下相交。各有當盡之分。去歲上曹侯相書有云。言而不中。由於寡識。其過輕。知而不言。由於寡情。其過重。輟轉思維。宜以寡識得過。不忍以寡情自安。今之惓惓於執事者。猶去歲之惓惓於曹侯相也。臨呈不勝慚懼之至。

周提督石埭戰功記

石埭。巖邑也。僻處萬山中。自鄰邑青陽咸豐三年陷於賊。石邑始為邊境用武地。是年學使沈公權督辦皖南軍務。駐節徽州。以徽州為浙省門戶。而石埭又為徽州門戶。守石埭。不啻守徽州。而併以守浙省也。周提督者蜀人。名天授。百祿其號也。奉檄以都司統兵五百。北鎮邑之崇覺寺。時皖省池郡已為賊所竊踞。青陽銅陵諸鄰縣。

賊騎無日不窺伺也。以故崇覺寺日有警。所恃以少安者。周公常能以寡克衆。為邊境扞障。逾年。沈公去徽。前江西巡撫張公繼督辦徽郡軍務。知周公才。列其素所建立。聞於朝。累擢至湖南提督。仍駐守崇覺寺。周公或去或來。要之駐守崇覺寺者。一年中十常七八。咸豐乙卯。賊首石達開在賊中最高。為智勇。偽號翼王。偽東王恒加意禮重之。聞崇覺寺之險。而周公善戰。其徒眾屢為所敗也。與其下謀曰。君等有奇策。幸以聞。能衝鋒首先破崇覺寺者。我與為親兄弟。其下夙震周公聲威。聞之。無不惴惴懼者。石逆曰。周亦人耳。吾今親率精銳十萬衆。為正兵。出青陽分流嶺。攻其北。而別遣吾兄弟等。由徽之黟邑出羊棧嶺。直搗夏村。為奇兵。攻其南。彼腹背受敵。破之必矣。其下咸鼓掌稱善。策謂周誠負嵎虎。此番必為我主將擒矣。時崇覺寺之兵凡九營。守將榮陞領之。夾溪水而軍。夏村之兵凡三營。皆據形勢犄角。傍溪立。使可以守。而周公之正營在邑城西。居崇覺夏村之中。忽一日。謀者走報曰。賊十萬衆前鋒已至分流嶺下矣。時周公據牙牀跌坐。三五親卒左右立。顧命一騎馳報崇覺寺。守將曰。無輕出。輕出者按軍法斬無赦。據牙牀跌坐如故。頃刻間。謀者又走報。賊衆去吾營無二里遠矣。周公又顧命一騎馳報曰。慎安靜。即被圍無異。其者按軍法斬無赦。據牙牀跌坐復如故。頃刻間。謀者三四輩走馬馳報。九營皆被圍。喊殺聲聞。

數十里。火光炎炎冲天矣。周公凝然起曰。可矣。一馬馳往。至崇覺寺北一里許。屬令放礮。連九聲。九營兵發弓矢以待。聞知主將援兵至。各營齊出營外。急攻賊接殺呼聲動天地。周公怒馬直衝入賊隊中。瞥見石逆立馬上。手執偽帥旗。左右麾急援腰間火槍。一舉手適中石逆右背落馬。諸賊徒望見。以為石逆死。皆胆落。而副將榮陞將各營兵。乘勝四圍掩殺。賊遂大敗。生還者無十之一。石逆僅以身免。周公整眾戒勿追。率親軍馳往夏村。則賊之奇兵將至。首尾銜接幾數十里。守將正惶遽間。而周公條至。密為布置。顧某曰。爾如此。又顧某某曰。爾如此。令畢。坐睡椅。與二三常隨士閒飲溪岸綠陰下。顧左右曰。無恐。不。一刻。報稱賊前鋒執大旗者。直奔烏石壠之沙壩。忽被隱身橋下將突起。一火槍適中其額。倒死路上。忽又傍近魚形密林中。旗鼓並作。賊眾皆驚狂奔。周公曰。未也。行將復至。逾刻。賊果大至。直前逼夏村營。周公顧左右曰。無恐。飲如故。不。一刻。又報稱賊之死士將躍越壘。被營中火器斃死數十輩。今已罷竄遠去矣。周公釋杯仰天大笑不止。諸將環問故。曰。賊銳師遠攻。其氣方盛。吾故令九營堅守以待之。出其不意。彼竭我盈。所以能克。至夏村之賊。聞石逆敗。其氣已餒。計小挫之即退。賊一正一奇。以為破我如反掌。今乃敗之速。一一如我意中事也。周提督者。故奇男子也。年少負俠氣。好從諸豪俠遊。年十三。嘗殺人于市。手

執利刃。徒步從容。從人叢中出走。旁觀皆瞋目四顧。莫有敢撓其鋒者。從軍後。常爭先殺敵。傑傑行陣間。性復慷慨。視千金如無物。交朋輩常亦心相見。無世俗虛文。更喜親近儒生。其下兵弁。善撫之。等骨肉。不甚拘以禮法。顧其胆畧異常。尤為天成也。余時襄辦廣陽局。圍繞見其容貌雄偉。長五尺以上。年約四十。自述年少殺人。事猶自喜。顴眉直豎。此一戰功成後。我石邑安堵者數年。而徽郡浙省。亦相與倚若長城。余故詳叙之。使後之觀者。共知周提督為徽浙一方捍衛。區區我石邑人之感激若生父母。猶其餘也。

季札論

何曰愈

上古立賢。中古立長立嫡。是立賢長與嫡。皆先王之禮也。禮之所在。君子踐之。不必過為名高。故季歷傳位。聖人未嘗非之也。義之所在。君子行之。似尤不必過為名高。故堯繼擊帝。聖人尤無有非之者。何則。禮所在。即義所在也。君子奚讓焉。聖人奚非焉。吳王壽夢生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札賢。父欲立之。札辭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遂止。當時之讓。義也。蓋樊長也。嫡也。重天倫也。讓可也。讓祭昧也。亦曰長也。天倫也。讓亦可也。迨昧卒。天倫父命。以長以賢。當立者惟札也。固辭何也。使札果立也。閭閻竊竊之心。未敢萌也。何也。必曰。是固吾先祖之所欲立也。前數君之所固讓也。且賢與長也。篡弑之事。必不敢為也。僚之所以弑也。曰非長也。非賢也。篡弑之所由起也。嗚呼。既弑其父。又殺其子。一門之內。干戈相向。備極凶殘。閭閻何其忍哉。然啟之有札也。當札之出使而歸也。未知悔與否也。其讓也。自為謀則得矣。使祖宗數百年之基業。再傳而亡。社稷邱墟。太伯仲雍之鬼。不得血食。若為國謀。則計未始非失也。雖然。太伯仲雍以讓位而逃。若札者。所謂無忝爾祖者非耶。天下後世之爭攘篡奪者。視札能無愧耶。如札者。殆與夷齊并傳可也。

王雪樵詩集序

西蜀詩派。陳伯玉倡其先。而李青蓮以絕世之才。崛起而繼之。遂為風雅宗工。厥後蘇子瞻。文與可。陳希元。楊升庵。諸君子。復復先輝映。代有偉人。國朝則李雨村。張船山。亦稱一時之傑。吁。足盛矣。余生也晚。不及與雨村船山二公。樽酒以膝。常欲得如雨村船山者而交之。卒未可得。道光乙酉。余授會理長史。捧檄南來。見卽鄉萃然。而雄峻小嶺挺然而森秀。謂必有瑰奇磊落之士。生於其間。庶幾旦暮遇之。及下車。聞雪樵王君名。因往訪焉。見其襟懷朗傲。個儻不羈。志節行誼。落落有古人風。不覺為之傾倒。亟欲一觀其所作。而雪樵不肯輕以示人。時或見其一斑。終以未窺全豹為憾。後十五年。始出其拾遺集四卷。凡三百餘篇。語必求新。不肯拾人牙慧。而豪放逸宕之氣。咄咄逼人。方諸張李。殆未肯多讓。而抑鬱無聊之思。一寄於詩。蓋懷才不遇。屢蹟名場。文章惜命。古今同慨。亦可哀也已。造物不使雪樵遭際風雲。登金馬步玉堂。揚厲國家二百年無前之盛烈。而徒使老於山。臥水涯。春風秋月。自鳴其不平何耶。或將使動心忍性。老其才而後用耶。抑河魴熊蹯二者不可得兼耶。然與其擁朱蓋。駕駟馬。弓刀塞路衢。粉黛物後庭。狗馬玩好厭於目。絲竹歌筵厭於耳。及其同歸於盡。名隨身滅。孰與優游巖壑。閉戶著書。文采彰於時。清聲垂於後之為得也。司馬子長謂屈原放逐。遂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斯言尤信。今雪樵年遠騎省。

而著作已自炳炳。將來兩村船山。當為雪樵分一席也。

送葉司馬之越萬序

昔召公有甘棠之詩。張堪有歧麥之頌。班定襄有神明之稱。袁臨安有佛子之號。廉范則歌稱來暮。何武則民懷去思。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嗟歎。以為數君子者。苟非德澤漸漬。何以能令士民歌詠盛德。至於不忘。使後之人誦其詩。讀其書。猶景仰不寘也。葉雲膝司馬。武林名下士也。淹貫群籍。文章行誼。為名流所推許。蔣礪堂潘芝軒兩相國。尤禮重之。故一時士林。仰之若泰山喬嶽。及出為政。長於治術。所至有聲道光辛卯春。由蒼溪宰拜會理州牧。州為西蜀邊徼。舊稱難治。司馬之刺是邦也。甫下車。即興學校。布教化。恤鰥寡。鋤強暴。正己率物。寬猛兼施。期年而百廢俱興。三稔成政。其發奸摘伏。明察如神。故牧會理四年。素無留牘。豪猾斂跡。每朔望課諸生。必親為批點。剖析經義。疊疊不倦。會邑文風為之振。益以人心風俗為己任也。邑處萬山中。道路崎嶇。民艱跋涉。某以為言。司馬即慨然任之。與某首先捐俸。召工開鑿。命某董其役。父老聞之。輸將恐後。萬夫雲集。閱四月而工竣。蜿蜒五十里。悉成坦途。癸巳夏五月。治南大橋河溢。漂沒田廬。司馬捐錢三百緡。命某賑恤。存活甚眾。甲午春大旱。夏六月。猶弗雨。司馬與僚屬步禱烈日中。甘霖立沛。歲賴有秋。是歲大府察才

能薦推越嵩司馬。越嵩古夜郎地也。漢武開通西南夷。始達中國。自漢迄唐。恒為邊患。故宋藝祖以玉斧畫大渡河曰。外此吾不有也。有明始內附。設越嵩衛。屬四川行都司。國朝改越嵩撫夷府。真通判治之。地方八百餘里。東界涼山。北鄰印罕。南通蠻貊。西接西番。探夷數十種。羊貪狼很。常出剽掠。壬辰冬。土酋馬林叛。煽誘洞蠻。焚殺甚眾。富林營遂成邱墟。道光甲午。上命蜀帥桂涵討平之。改通判為同知。偏裨以下。咸受節制。位益尊。權益重。而責任益難矣。大府知司馬經濟才略。露章力薦。故有是命。某聞之。私為國家得人賀。而會邑士庶聞司馬旌旆將發。攀留不獲。於是扶老挈幼送者。綴屬於道。司馬亦戀戀不忍去。有舉觴而前者曰。我有父母。賴侯安之。我有子弟。賴侯教之。我侯既去。誰與嗣之。又有舉觴而進者曰。曰雨而雨。侯實雨之。曰暘而暘。侯實暘之。千倉萬箱。侯實賜之。又曰。我有家室。婦子熙熙。我有田疇。麥穗兩歧。君子至此。惠我無私。胡然去我。民如失哺。安得我侯。永作父母。晉此康爵。敢為侯壽。某曉之曰。先生抱不世之才。懷匡濟之略。焉能鬱鬱久居此土。且與其一邑稱生佛。孰若一郡稱生佛也。與其一邑戴福星。孰若一路戴福星也。公此行。將且為國家作柱石。建保障勳。諸君被甘棠之澤者。正未有艾也。眾喜而退。且屬某次其文而叙之。異日采風者。載諸循良傳中。使後之牧是邦者。必有觀感。而繼公之政有人。

矣。故樂為之敘焉。

書明都督總兵秦良玉佚事

明都督總兵秦良玉。奇女子也。其征播征蜀征遼征奢崇明。復重慶。屢敗張獻忠。羅汝才。平紅崖。觀音寺。青山。墩諸大寨。蜀賊底定。征播之役。一日連破金筑等七寨。為南川路功第一。累遷至都督總兵。及張獻忠犯重慶。王獻策請保十三隘。撫臣邵捷春不聽。又請盡起溪洞兵。懸給廩餼。捷春與陳士奇皆不許。獻忠遂長驅大進。全蜀遂陷。明史已大書特書之矣。然玉之始末。未得而詳。余宦蜀年久。當求其佚事而不得。道光庚戌。余權新都篆。廣文劉石溪言。嘗見石砮志及馬氏家乘於陳鶴亭處。因述所聞。得梗概焉。玉生於忠州之鳴玉溪。字貞素。年方毀齒。聰慧絕倫。父葵。歲貢生。兄弟三人。尤鍾愛之。幼課以章句。長通經史。曉大義。當萬曆時。盜賊蜂起。葵知天下必亂。以兵法部勒子弟。且與玉曰。汝雖弱女子。盍亦習兵。無徒為寇魚肉。玉欣然。與兄邦屏弟邦翰。民屏。同習騎射擊刺之術。葵又授以韜畧。學成而玉尤精其法。葵嘗語諸子曰。惜不冠耳。汝兄弟皆不及也。玉曰。錦繡錦車。曷富冠哉。使兒得掌兵柄。夫人城娘子軍。不足道也。葵益奇之。緣是問名者皆未肯輕許。石砮馬千乘慕其名。求妻焉。葵許之。于歸後。千乘敬之如賓。一日語千乘曰。今四海多故。石砮界楚黔

之交不可無備。且男兒當樹勳萬里。奚用坐守為。千乘從其言。遂與玉治兵。斬白木為桿。號令皆商之玉。其下亦敬畏玉。至不敢仰視。萬厯二十八年正月二日。賊夜襲官軍。諸營皆潰。玉與千乘先期令於軍中曰。有解甲縋戈者斬。夜半寇大至。玉與千乘首尾夾擊。大敗之。督臣李化龍匿不以聞。玉口不言功。而白桿兵由是名聞天下。千乘以論開礦事忤內監邱乘雲。逮雲安獄。瘐死。子祥麟未壯。玉奉命襲職。遂卸裙釵易冠帶。家將文指揮妻白氏。祥麟婦張鳳儀暨左右侍婢皆男裝雄服。隨玉征戰。奢崇明之圍成都也。畏白桿兵。遣使樊定邦齎重金求助。玉大怒曰。賊奴敢污我耶。遂斬使焚書。以其金帛犒賞三軍。往援成都。適四川布政使朱燮元破崇明。呂公車會玉兵至。斬獲無算。崇明大敗遁去。圍遂解。玉旋復重慶。蜀平。王之奉命援遼也。杏山之戰。洪承疇敗績。劉綎全軍覆沒。玉獨完師還。初玉入都。上召見。賜一品服。御製詩三章褒美之。有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之句。朝野榮之。都人聞白桿兵至。聚觀者如堵。馬不能前。玉馭軍嚴。秋毫無犯。至今京都虎坊橋西。迤邐北。都人呼為四川營。以玉得名也。獻忠之未入蜀也。蹂躪大江南北。武昌魚幾不可食。楊嗣昌欲誘使入蜀以困之。知其畏玉。遂解玉兵柄。獻忠知玉不用。遂犯蜀。提春士奇復不用其策。而全蜀陷且屠矣。子婦張鳳儀。張忠烈銓女。與夫祥麟守襄陽。孤軍與賊戰。

於侯家莊。援兵不至。皆沒於陣。祥麟亦有勇略。屢立戰功。仕至指揮使。晉宣撫使。祥麟之殉節襄陽也。先與其母書言兒誓與城存亡。願大人勿以兒為念。玉批其旁曰。好好。真吾兒。其書今尚存。玉既罷職。閒居。甲申之變。聞帝殉節煤山。哀經望闕大慟。氣絕者再。時獻賊屠蜀。獨不敢犯石砭。避難於其境者皆藉保全。每聞慘殺狀。輒痛憤不勝。歎當道失策。以順治五年戊子疾卒於家。年七十有五。明永曆四年也。葬城東之迴龍山。將卒。戒祥麟子萬年曰。今蜀惟石砭完。以我在故也。我死。寇必至。城東南萬壽山險阻可守。吾已預序糗糧軍備於此。有警。可率軍民守之。勿以資寇。踰二年。賊將譚宏等果大至。焚掠一空。萬年遵遺命。先率軍民保守萬壽山。幸糧足。賊屢攻不克。順治十六年。王師平蜀。遂率眾納款。賜勅印如前明故事。萬年卒。傳洪裔。裔傳宗大。大傳光裕。裕無子。妻陳氏青年守志。撫姪光裁為嗣。乾隆初。以不謹降職。通判。尋改土歸流。馬氏自宋建炎以來。撫有境土。六百餘年。珍藏頗充。每春秋陳設。照耀庭中。廳丞某涎之。與幕賓劣生數人。緣事藉其家。未盡者為族子光緒乾沒。而馬氏家藏罄矣。亡何。某丞晝見女將金甲腰弓矢。怒目視曰。汝何破吾家。抽矢貫其胸而仆。幕賓劣生亦相繼暴卒。光緒裂腹死。馬氏家藏既盡。唯存御賜蟒玉一品服。今尚燦然如新云。後為盜竊至江右。官詰知為上賜玉物。齎還其家。玉用法嚴。有犯。雖

親族不少貸。料敵如神。緣見沮於當道。未竟其用。使終老牖下。盜賊喋血而游。嗣昌捷春士奇不得辭其咎矣。於戲。王生而忠勇。死猶靈異。子若媳皆慷慨捐軀。豈非有以教之哉。真近代奇女子也。陳鶴亭又言石碇志。及馬氏家乘。玉墓碑。書明忠貞侯太子太傅字於都督總兵上。鶴亭嘗親謁其墓。洵然。末書永歷四年某月日葬云。攷明史無封侯及加官銜事。豈永歷追贈之耶。不然。萬年豈不謬哉。姑存之以俟博覽者考證焉。凡邦屏亦歿於陣。贈都督僉事。賜世蔭。弟民屏都司僉事。晉副總兵。蔡當戒諸子曰。汝曹皆能荷戈。不忠於明者。非吾子孫也。皆唯唯。晚年自號玉溪道人。當萬厯之時。天下尚未大亂。而教諸子皆成干城。一家馳驅王路。以紓國難。女為奇女子。男為烈丈夫。忠義出於一門。彪炳史策。蔡當教之何其賢也。因並書之以補史傳之闕。

彭香谷雜記跋

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蓋山川無地無之。而靈秀之氣。亦無山川無之。其氣磅礴鬱積。則發為人文。聖哲天民。雖未易多得。而名儒循吏忠臣孝子。騷人名士。義夫節婦。固無地無之。其間或顯或晦。則如花飛茵溷。各隨因緣。有抱負非常。寂寞空谷。不見如於世。徒興標梅隱苓之思者。何可勝數。屏邑為西蜀僻壤。地處邊隅。輪廣數百

里崇巖屹嶂。怒濤洶涌。山有錦屏之奇。水有龍湖之異。前明楊中丞楷。白侍御圭。皆正色立朝。隱然為一代名臣。攷之邑乘。仕宦科甲。孝子悌弟。亦代不乏人。且向稱樂土。自道光丁酉。馬邊雷波。我邊猺夷出擾。焚殺剽掠。老君山萬金營一帶。多鞠為茂草。雖增設營汛。歲糜國帑。而患如故。癸丑冬。余權篆是邑。下車後。問疾苦。察形勢。知漢奸為患。捕獲數人。嚴繩以法。稍稍斂跡。然非行李悝箭社法。及團練精壯。廣建碉堡。使眾志成城。戰守兼施。其患未已。邑紳彭香谷深以為然。正擬次第舉行。而甫兩匝月。事未竟。予即以艱去。耆老深惜予行。謂天不欲掃除腥穢。登此方於祗席也。予亦以政未成為憾。初予捧檄來屏。邛州刺史金薌谷謂余曰。邑有彭茂才香谷者。端人也。通達世務。夷人情偽。道里險夷。尤所深悉。盍往訪之。是以下車伊始。即造其廬。抵掌而談。相得甚歡。稍及夷情。滔滔若決江河。言多中肯。益香谷胸饒典籍。遊幕蜀中者數十年。金薌谷沙鑑泉二君宰屏時。當羅致幕中。贊勸籌畫。動合機宜。地方稍治。二君得其力居多。予交替後。因公小有句留。香谷每夕。必過予寓齋。無炎涼態。香谷長於兵事。善屬文。因出予所輯武備精要。及存誠齋文集示之。香谷亦哀其所撰紀事數卷示予。其中山川風俗鬼神怪異。水旱鳥獸時事。靡不記載。約數萬言。於本邑事辨論尤精確。可補邑乘之缺。其他雜紀亦信而有徵。非侈談怪異者。同日語也。

異時積成卷帙。梓以問世。當拭目俟之。茲行將別矣。謹跋數言。聊作飛鴻爪印云爾。

四宜亭記

蓬州從事公廨之東。舊有臺。高出牆垣。前從事盧君旭林建亭其上。日久坍塌。予仍其舊而修之。原額曰一亭。將魯珍刺史題也。夫亭名雖各殊。要皆有所取義。其取義約略有四。或紀一時之事功。或寄一己之懷抱。或慕前哲於已往。或觸景物於當前。如歐陽永叔之豐樂亭。蘇子瞻之喜雨亭。記事功也。韓魏公之狎鷗亭。張山人之放鶴亭。寄懷抱也。襄陽之浩然亭。荊州之峴山亭。慕前哲於已往也。興國之滄浪亭。大明之晚香亭。觸景物於當前也。一之為名。似取杜子美乾坤一草亭意耳。無甚嘉義。予固更其名曰四宜。暇則攜漢書晉帖茶盃詩筒。養拙其中。聊寄觀魚射鴨之興。夫人苟有以自樂。雖斗室蝸廬。簞瓢甕牖。未始不怡然自得。不然。雖華構連雲。綠竹盈耳。猶戚戚終日也。斯亭雖茨覆竹欄。無楮墨髹彤之飾。雲藻藻稅之華。與古之采霞沈香。涵翠絳雪諸名亭。雖綺質各殊。然幽潔爽塏。前聳碧山。後臨綠沼。左倚蕉篁。右陰梅柳。嘉木紛披。鳴禽迭和。足以陶情適意者。未嘗不同也。春則煦日融和。百卉競放。嫣紅駭紫。芬芳襲袂。則於挈酒賞花為宜。夏則綠陰交錯。草木條暢。南窗寄傲。好風徐來。則於披襟納涼為宜。時屆秋也。銀潢皎潔。蟾光入戶。於是攜綠綺。奏賀若歌。

聲鳴鳴。若出金石。則宜玩月鼓琴。時屆冬也。瑤雪初霽。啟軒遠瞻。一望遼廓。群山如玉。琢瓊砌。於斯時也。與二三友生。掃雪烹茗。分韻白戰。賦黃竹。煨紫芋。則又宜圍爐看雪。予因易今名。并援筆記之。後之登斯亭者。當亦有感於予言。

答朱耐庵少宗伯詢張刺史邦佐宦蹟書

耐庵少宗伯執事閣下。書來以某與張惺門刺史同舟十餘年。承詢其宦蹟。有甚欲得其詳者。某雖與惺門仕同邦。交最善。而宦轍分馳。未盡悉其詳。就所見聞。為執事陳之。惺門固賢能吏也。出宰西蜀。初權會理州篆。潔己愛民。下車即問疾苦。有不便於民者。悉除之。其聽訟也。虛心研鞠。無枉無縱。先是邑紳某好結交長吏。賄賂公行。惺門履任。謝絕私謁。非公不見。有富室某孝廉者。前刺史皆與之交厚。惺門獨拒絕之。其兄茂才某以言語威逼釀命。欲以重賄求免。勢力者多為之緩頰。惺門勿聽。辨如律。人服其公。有戶胥典缺出。其曹互競。有以五千金求充者。惺門拒之。乃當堂論文。考取不受錙銖。人服其廉。四鄉製匾頌德。却之。又服其不好名。州城西北隅圯。惺門謂城池所以衛民。未可以昇平置之。遂捐俸為士民倡。於是輸者恐後。遂鳩工興築。萬杵雷動。逾月而工竣。或謂時際太平。無狗吠之聲。徒勞民傷財。為無益。迨咸豐七年。有滇匪韓登鵲之警。賊以城池完固。未敢猝攻。保全者不少。然後知前日之工

集。非勞民也。嗣權合江西昌彭明蘆山等縣事。雖為日未久。皆有聲。其補樂山令也。地固西蜀膏腴。多鹽井。凡邑宰蒞任。竈戶例饋二千金。時節復有陋規。惺門無所受。或言數百年成規。一旦裁革。既招後任之怨。且邑東西孔道。軒蓋絡繹。供帳夫馬生童膏火。捕盜招解。恤養孤老。歲費不貲。胡不儲為辦公之用。惺門亦以為然。遂悉儲外庫。錙錢無所私。咸豐三年。廣西盜起。楚蜀滇黔伏莽。亦多蠢動。惺門遂將此項修城池。備樓櫓。造器械。築炮臺。守備完固。後二年。滇匪李藍二逆。屢次圍城。卒賴以保全。惺門未雨綢繆之力也。而祥方伯以其無暮夜之饋。故任樂山八九年。中撤省閒住。及另署瘠地者過半焉。及甫飭回任。又檄令赴都引見。惺門知不見容。遂引疾不復出。然宦橐蕭然。不能歸里。有子九人。食指數百。遂僑寓義眉。而李藍二逆。是時勢益張。被焚掠蹂躪者七十餘州縣。九年。藍逆以二萬眾圍攻義眉城。僅彈丸。兵食一無所恃。邑令秦君象曾。書生也。聞警驚惶。一籌莫展。惺門乃教以守禦方略。幸秦君虛衷。向之再拜。一切號令調度。皆聽主之。已亦聽令焉。惺門令富者出財。貧者出力。咸使登陴守禦。貧者計口授糧。婦女供炊爨。賞罰嚴明。紳民亦皆用命。寇圍攻數晝夜。肉薄未下。氣稍怠。惺門乃募死士。餌以重賞。得六十人。漏四下。令各飽食。懷火彈火磚。絕城而出。抵賊營。各以火磚火彈擲之。賊方在寤寐中。出不意。焦頭爛額。

者不計其數。又值黑暗。未卜官兵眾寡。自相踐踏。死者相枕藉。餘盡奔北。圍遂解。人慶更生。是役也。惺門以六十人破賊二萬眾。而功不聞於上。祇以捐助軍餉。加知州銜。殊堪搔腕耳。惺門旋於咸豐十年卒於戎。肩縣寓所。子九人。長子某。四川候補未入。以防西陽功加六品銜。餘俱業儒。某所知者僅此。執事如能撥冗為之作家傳。誠大惠也。惺門死且不朽矣。某謹白。

甘瘋子傳

甘瘋子。江蘇上元人。逸其名。有神勇。力能闢虎。踰高絕遠。捷疾如飛。淡嗜欲。不事家人生產。遨遊名山。足跡半天下。性任俠。道遇不平。輒為人排難解紛。故人以瘋子名之。嘗遊報國寺。坦卧磨際。適故人至。瘋子佯寐不與語。故人倦。亦鼾睡柱下。瘋子乃以右手抱柱起。鎖髮其中。遂出。少頃卧者醒。不能轉側。曰。必甘瘋子所為也。日且晡。瘋子始至。故人詈曰。何惡作劇。亟出我。瘋子仍以手挾柱。殿屋皆震。故人乃得起。而瘋子色自若。見者皆驚。遊黃山。喜其幽邃。雖人跡所不至。肆意冥搜。必窮厓乃已。至蓮花峰。峰高數丈。四面陡削如壁。上平如砥。瘋子遂飛身登其顛。見梵宇一區。類落成者。瘋子喜。以為斯峰猿狖所不到。必非人居。自詫為武陵之遇。遂整衣入殿宇。雖不甚華藻。而幽敞精潔。花木蕭騷。鳥聲上下。落英糝徑。草碧無塵。迥異人世。步至禪

房見牀帳几案陳設煥爛頗怪之乃偃息榻上見帳隅懸小木魚一戲擊之俄聞門聲呀然二麗人自屋後出修眉皓齒霧鬢雲鬟見瘋子驚顧錯愕卻行欲避瘋子趨前揖曰某東西南北之人不意唐突幸示迷途二女曰君何人烏得至此具告之女曰余本良家子被惡僧擄至此同難十餘人皆幽閉窟室中已數年矣不能自脫故強顏偷生憫君孤旅宜速行遲則齏粉矣瘋子詰其故女曰賊膂力絕倫猛獸不敢近朝出暮歸上下如集行且至矣君宜疾行瘋子哂曰某雖篤若欲歸請為若除之女曰君得毋誇乎倘能相救是起死而肉骨也雖然事若不濟是禍君也曰若無我慮賊往來徑路若為我告之某自能辦女乃引瘋子出指峭崖曰賊往來皆道此君當慎之勿視為等閒也遂退瘋子乃翳身叢薄間凝神以俟少焉紅日銜山杳無踪兆潛探首下視遙見一人緣溪而來行且近諦視之僧也熊腰虎體軀幹修偉背負一囊步履如飛及崖下乃繫帶撩衣聳身而上瘋子出其不意騰足踢其胸僧顛略一喘息乃解其囊復貫勇而登立未定瘋子又飛足蹴之僧以手力格僧顛而瘋子亦仆有頃瘋子起僧亦抖擻躍上瘋子俟其甫登竭力踹之僧兩手握其足二人遂俱墜崖下僧傷已重而互相挽結猶獸鬪山足瘋子墜時幸僧為之墊傷稍輕乃乘間擊其要害僧瞋目曰某稱雄數十年未達其敵今遇子命也乃三躍而卒瘋子復

躍而上。為女賀曰。幸不辱命。賊已斃矣。於是盡出窟中女子。燔其舍宇。緹諸女子下。訊諸里居。一一送之歸。自茲瘋子之名益震。至嶺南有巨室某。富甲一郡。劇盜數十輩。謀往劫之。瘋子適至。微聞其事。漏初下。乃先登巨室屋。隱身潛伏。夜未半。忽聞門外人馬沸騰。火光竟天。巨室舉家驚惶。不知所措。瘋子知盜已至。屏息俟之。少焉有盜飛立屋簷。瘋子殲之。繼至者十餘輩。皆擊墜庭中。群盜見屋內寂然。無敢復登。天將曙。群盜相謂曰。入者吉。凶未卜。孰往探之。一盜應聲起。倏登牆際。見先登者尸相枕藉。仰見一人踞坐樓脊。知為異人。哀之曰。某等唐突。自貽伊戚。自茲已往。不復相犯矣。瘋子曰。若知悔。且舍若。群盜遂罷。竄東方。既明。瘋子乃下。巨室跽謝曰。與君素昧平生。忽蒙高義。拯某於厄。敢以家貲之半為謝。瘋子不答。拂衣而行。巨室挽之曰。君義士也。既不受謝。而死者累。奈何。瘋子曰。來。偕詣邑宰。白其事。遂飄然而去。其排難解紛多類此。嘗乘驢渡河。水深沒腹。驢不能涉。乃蹇裳挾驢而過。其子某亦有父風。瘋子慮其及於禍。一日。召子至。以手撫其頂。背遂僕。子跪泣請教。瘋子曰。與其勇而危。孰若無勇而安。今若體雖殘。禍其免矣。後年八十餘而卒。或曰。瘋子本儒生。曾登進士第。任某邑令。緣事賜帛東市。夜半而甦。遂匿其名。隱於黃冠云。

勅封文林郎西昌大令書碩農家傳

國朝文匯 卷四

二十五

國學扶輪社印

書碩農綸字紫園。碩農其號也。漢軍正藍旗人。本姓甘氏。其先世於明永樂間以從征遼東功授瀋陽衛指揮使。世其職。後降虜千戶。遂居瀋陽之鳳凰堡。國朝順治初。其太高祖諱應春者。從龍入關。始隸旗籍。以武功仕至福建漳州協副總兵。高祖文煥。陸給事中。累遷直隸按察使。曾祖國璉。太學生。本生曾祖國延。由河南河內令。歷官兵部武選司郎中。祖仕鑑。以特恩選錄舊家子孫。授筆政。本生祖仕鏗。由太學生授州吏目。補廣西金城寨巡檢。仕鑑無出。以碩農太翁際華嗣。由官學生考職縣丞。借補直隸青縣主簿。遷滄州判官。生君兄弟四人。伯恪敏仲。即碩農也。叔恪仁。季恪宗。碩農少沈毅寡言笑。孝友敦篤。太翁及太夫人吳氏咸鍾愛之。總角從父受書。聰穎善記。稍長。精騎射。以太翁遊宦故。君遂廢學。年十七。始下帷發憤。遂貫穿六籍。登嘉慶戊辰賢書。太翁常以正修齊治為訓。碩農亦慨然以經綸匡濟為己任。未幾而吳太夫人與太翁相繼逝。碩農哀毀骨立。以未克祿養為痛。聞者悲其志焉。太翁居官素廉。囊橐蕭然。青滄士民素感太翁惠政。釀金相賻。復得同僚參升之助。碩農始得扶輿回京。卜葬于先塋之次。道光壬午成進士。出宰西川。補冕寧。以廉能著。旋調西昌。歷權三臺蒼溪巴州簡州。越萬司馬。專長於治術。政尚嚴。而明燭覆盆。故所至肱篋歛迹。胥吏不敢仰視。民鮮罹法。其始治三臺。即平反程與國寬獄。士民

頌之。臺邑文風久不振。每課士。輒為講論文義。飲以膏火。學者感發摩厲。自是領鄉薦者數人。任蒼溪。首修學校。恤孤獨之無歸。凡有便於民者。以次舉行。蒼俗婦女好輕生。或姑婦勃鬪。或室家反目。或鄰里角爭。往往投繯。而所親復藉以居奇。婪索無厭。盈豁壑而後已。君為嚴禁。且作勿輕生論。徧諭民間。其風稍息。故受替之日。父老為之零涕。其任冕寧也。甫下車。廉知奸胥猾吏。與鄉豪比黨。肉視里閭。莫敢訟理。君按驗得實。寘數人於法。一縣肅然。邑故多雹。損民禾稼。民以崇訴。君哂其妄。乃禁畋獵。時樵採患遂已。大府察君能。調西昌。為寧郡附郭首邑。接壤冕寧。民素聞君嚴明。莫敢以身試法。雖夜不閉戶。晏如也。先是郡城東河常為患。每遇山水驟漲。阡陌廬舍悉成巨浸。城東南隅圯。君至即繕城浚河。又築堤捍禦。民免漂溺。再蒞巴州也。故刺史魏君以憂去。是時值州境大旱。飢民萬餘。壯食富室。莫能禁。人情洶洶。咸謂發且不測。大府知君能。檄往蒞事。多為君危。君至即榜示曰。若皆吾赤子。迫於飢饉。故假貸富民。今吾粒若其悉來。毋擾鄉曲。即啟倉發粟。飢民知君之果粒之也。遂散而就賑。君又自捐俸。並勸諭紳民及富商巨賈。輸粟相助。存活甚眾。閭境以安。當碩農之發粟也。咸謂當先請於方伯監司。候可乃行。碩農哂曰。若侯牘請。往返彌月。則亂成矣。否則求民於枯魚之肆矣。聞者數服。越嵩為西蜀邊徼。古舊蒙詔地。萬山環繞。

延袤五百餘里。皆與番夷連吟。數十年來。酋長花甲石蠻。常出巢為患。殺掠人畜。不可勝計。邊民苦之。雖屢經官軍勦捕。而軍至則負嵎自固。軍退復擾。故師屢出無功。君捧檄撫茲土也。親按視邊境。體察地勢。謂利濟梅子營等處。左右崇山夾峙。下臨深溪。路處其陷。如鼠行穴中。道旁叢薄蒼翳。寇每潛伏其中。以俟商旅。前後選截。欲逃無所。故為其據。因繪圖上之。建議改路於高阜。寇既失從高視下之利。又無叢薄之障。地高路曠。一望數十里。寇之眾寡。瞭然在目。商賈可禦則行。否則退而避之。又當於扼要處所。增置營堡。聲勢聯絡。則寇必不能為患。大府然其議。會君及瓜。王司馬受事。固能吏也。如君言。遵道建營。三十里間。斥候綴屬。王司馬復誘石蠻至城而扁鵲之。豐其飲饌。與之約曰。境內安則若生。否則死。石蠻唯唯。暗諭其眾。毋得擾邊。寧遠王太守復購花甲之首以千金。花甲知怨家多。遂埋首巢穴。自是越境無邊患。君與有力焉。大府以卓異薦。而碩農歸道山矣。享年六十有四。屈處百里。未竟其用。識者惜之。有人倫鑑。甲午分校蜀闈。得士七人。皆知名士。族姪甘守素。需次蜀中。疾卒於錦里。碩農遣僕視含殮。助其喪葬。恤其家室。未幾守素母又卒。又葬之。嫁其女於吳氏。鞠其孀孤。其好義又如此。尤長於詩文。著有古文二卷。重修冕寧邑誌若干卷。建南風俗略一卷。有益書房詩集四卷。聽理得閒。即值書生結習。與余及山左王

雪嶠大梁李紅樵。餘杭吳音木。江左趙竹庵。蜀人潘紫垣。郵遞唱酬。為人虛佇。不立崖岸。人有佳句。則稱道不置。詩胎息魏晉。辭香子美。得風雅正宗。余與碩農訂交十載。碩農常嗟余不遇。余亦悲碩農之未展其曠足也。屢欲次其行誼政績。以未得其顛末而止。丙午夏。君弟恪宗。以縣丞需次江南。不遠數千里。致余書。並君生平事略一帙。曰。先仲兄與君交深。知己莫如君。相得亦莫如君。敢以家傳請。余不敢以不文辭。因兼採訪輿論。次第其事而書之。以備太史氏他日之采云爾。

贊曰。昔武侯治蜀。以嚴而蜀治。碩農法之。而所至亦治。國氏有云。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若猛。故有水濡火烈之喻。斯言旨哉。碩農蓋奉斯言以周旋。故歷著循聲。至其再蒞巴州。極飢民於垂斃。弭禍患於片言。亦能矣哉。

永康胡氏七烈合傳

永康胡氏。浙之望族也。詰贈中議大夫。崇祀鄉賢仁楷者。與弟詰贈武功將軍仁柳。皆克敦孝友。好善樂施。見稱於鄉里。而教子尤有義方。中議贈君以子兵部員外郎候選道鳳丹貴。武功贈君以子副將鳳鳴貴。鳳鳴為人英姿雄偉。少讀書。明大義。通武略。登咸豐壬子武進士。欽點侍衛。咸豐三年。逆賊洪秀全反。陷踞金陵。黨羽四出。蹂躪徧天下。浙密邇金陵。鳳鳴念親年老。頻警風鶴。乞假歸省。遂團練鄉壯。

為捍衛桑梓計。間謁浙帥。慷慨陳守禦方略。浙帥聽之。疏留在籍辦理團防。是時賊陷皖鄂。犯交豫。所至無堅城。海內震動。諸道戒嚴。而寧國與浙毗連。浙門戶也。賊欲窺浙。寧急。浙帥遂檄鳳鳴隨鄧提軍紹良往防勦。鳳鳴弟武生鳳雛。膽勇過人。亦欲殺賊立功。遂與兄偕往。未幾。即克復寧國縣城。兄弟論功居最。鳳鳴摧遊擊。賞戴花翎。兼協勇巴圖魯名號。鳳雛授藍翎千總。嗣以固守南陵。相持數年。與賊屢戰。皆捷。鳳鳴連升將。加副將銜。鳳雛累遷遊擊。賞換花翎。賊久浞浙。以鳴雛兄弟搃其衝。不得逞。遂迂道豫章。欲由廣饒以入浙。雖奉調赴援江西。抵景德鎮。破賊壘十餘。每戰輒居前敵。賊憤甚。與偽王某等合。蟻聚奮至。鳳雛中飛礮。歿於陣。事上聞。旨照參將例議恤。自是賊勢益張。浙中郡縣次第淪陷。浙撫飛檄調鳳鳴回復杭城。而金衢嚴處俱已先失守。道遠梗塞。鳳鳴乃取道壺鎮。轉戰至台州。賊圍之數重。鳳鳴以孤軍血戰。亦中礮陣歿。其季弟鳳恩。書生也。奉母避匿山中。聞兩兄耗。拔刀斫地。誓殺賊復仇。因招集兄舊部得千人。激以忠義。禦賊於東陽。鳳恩大呼陷陣。憤不顧身。部下亦殊死戰。賊為之屢卻。相持數日。賊詞知鳳恩無外援。復大至。卒以眾寡不敵。力竭亦歿於陣。而武功贈君三子。俱與賊戰死矣。咸豐八九年間。金華郡縣相繼失守。十一年永康城再陷。中議贈君之六子鳳岡者。由附生議敘選授鄞縣訓導。以

身際時艱。遂不之任。與從兄某團練分堵要隘。眾倚為長城。鄉村賴以保全。未盡焚掠。同治元年。杭嘉湖均失守。妖賊益熾。勢成燎原。力不能支。旋被擄。賊以其團練日久。紀律嚴整。愛其才。欲降之。不屈。強授以偽職。不受。猶未忍殺之。而監守頗嚴。度不能自脫。於是水漿不入口者旬日。強之食不食。至昌化卒。賊義而棄瘞之。並書其姓字里居表於墓。後二年。其兄鳳丹銜恤歸里。始求遺骸。具棺葬之。其弟邑庠生鳳韶。中議贈君七子。鳳丹觀察弟也。當永康城再陷。村落盡成丘墟。鳳韶所居。距城三十里。自知不免。乃令男婦老幼。各自為計。吾軀羸不任奔走。惟一死以完吾節。不墜先人家聲耳。既而賊至。被執。抗聲罵賊。賊刃之。罵益厲。遂被殺。其子宗壽侍。見賊戕父。亦涕泣詈賊。賊並殺之。胡盧氏者。中議贈君第五子鳳標妻也。當賊卒至。自念逃將焉往。不逃則被污。遂投水死。賊退。得其屍。面色如生。其夫鳳標禮葬之。中議贈君二子一媳一孫。死賊者凡四。與從兄鳳鳴等死賊者共七人。鳳丹觀察既上其事於大吏。請旌恤於朝。余就養皖藩署。得晤胡觀察。為余道前事甚詳。且請為之傳。余以馬雨農學士李恕皆廉訪。已先為作傳。再辭不獲。因自忘其不文。次其事而書之。且備太史氏他日之採云。

贊曰。洪逆之亂也。蔓延十七省。肆毒十三年。死於賊者詎可勝數。然有傳有不傳。即

幸獲旌恤傳矣。而乏東筆為之紀載。事蹟不彰。是傳仍與無傳同也。若上邀朝廷旌恤之典。又得文人為之紀載其事。使榮名垂於後。忠烈顯於時。不可不謂幸之又幸者也。胡氏一門七烈。或死忠。或死義。或死節。見危授命。所謂成仁取義者。非耶。然鳳鳴鳳雛。鳳岡受國忌而死國事。忠矣。烈矣。至鳳恩鳳韶。未嘗委質。原可無死。而一則為兄復仇。一則守節誓賊。視死如歸。宗壽隨父不離。盧氏可避不避。慨然子死父婦死節。其義烈均有不可泯者。雖皆天性使然。而仁楷仁柳兩贈君。平日義方之訓。亦可見矣。事定後。又得其兄鳳丹為之訪遺事。求遺骸。請旌恤。又浼東筆者為之表揚。嗚呼。七烈者。雖死猶生。可以無憾矣。